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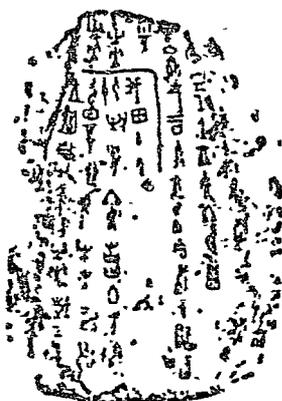
遵 照 部 頒 課 程 標 準 編 輯

高 級 中 學

文 國

第 四 冊

主 編 者	葉 楚 儉	編 者	葉 楚 儉
校 閱 者	汪 懋 祖	閱 者	汪 懋 祖
注 選 者	胡 懷 琛	注 者	胡 懷 琛



(文 骨 獸 土 出 墟 殷)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編選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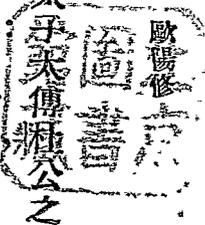
- 一 本冊續第三冊，仍以文學源流爲中心。所選之文，自宋起，至最近止。
- 二 選擇標準及編輯註解各方法，均照第三冊。
- 三 本冊所選各篇以適於中學教學爲準。在文學系統中，自不免掛一漏萬。關於古今小說及現代文學作品，凡合於部頒課程標準之目標者，各校教師可隨時選定補充，或作爲參考之資料。
- 四 編選說明，已詳見於第三冊者，讀者可參看，茲不復贅。

一 蘇氏文集序

予友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，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○太子英傳蘇子美公之

家，而集錄之以爲十卷。子美，杜氏壻也，遂以其集歸之，而告於公曰：「斯文金玉也，棄擲埋沒糞土，不能銷蝕，其見遺於一時，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。雖其埋沒而未出，其精氣光怪，已能常自發見，而物亦不能揜也。故方其擯斥摧挫，流離窮厄之時，文章已自行於天下，雖其怨家仇人，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，至其文章，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。凡○人之情，忽近而貴遠，子美屈於今世，猶若此，其伸於後世，宜如何也？公其可無恨！」

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，而怪○唐太宗致治，幾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。後百有餘年，○韓李之徒出，然後○元和之文始復於古。唐



(南)

衰兵亂，又百餘年，而聖宋興，天下一定，晏然無事。又幾百年，而古文始盛於今。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，幸時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純粹，或遲久而不相及，何其難之若是歟？豈非難得其人歟？苟一有其人，又幸而及出於治世，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？嗟吾子美，以一④酒食之過，至廢爲民，而流落以死，此其可以歎息流涕，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，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。子美之齒少於予，而予學古文，反在其後。⑤天聖之間，予舉進士於有司，見時⑥學者，務以言語聲偶，隨裂，號爲時文，以相誇尙；而子美獨與其兄⑦才翁及⑧穆參軍、伯長，作爲古歌詩雜文，時人頗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顧也。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，下詔書，諷勉學者以近古，由是其風漸息，而學者稍趨於古焉。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，其始終自守，不牽世俗趨舍，可謂特立之士也。

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，後爲湖州長史以卒。享年四十有一。其

狀貌奇偉，望之昂然，而卽之_①温温，久而愈可愛慕。其材雖高，而人亦不甚嫉忌，其擊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賴天子聰明仁聖，凡當時所指名排斥，二三大臣而下，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，皆蒙保全，今並列於榮寵。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，多一時之豪俊，亦被收采，進顯於朝廷，而子美獨不幸死矣！豈非其命也！悲夫！

——歐陽文忠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歐陽修，字永叔，晚號六一居士。宋廬陵人。生於景德四年（公元一〇〇七），卒於熙寧五年（公元一〇七二），六十六歲。餘詳附錄歐陽文忠公事迹篇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推崇蘇舜欽爲特立獨行之士。當時文章，多病偶對，舜欽獨好爲古文歌詩，轉移有宋一代之風氣。惟其身世鬱抑，抱慷慨之志，而卒不能自見於世，雖有一二碩德大臣如韓琦、范仲淹等，推薦

之如恐不及，惜終爲嫉忌者所厄。及時代重光，陰翳盡去，而舜欽適死，又不能身被榮寵；此作者磨以深致慨傷，而歸之於無可解釋之命也。

【註釋】

① 蘇子美 名舜欽，開封人。參知政事易簡之孫。少慷慨有大志，狀貌怪偉，最擅古文辭。見宋史文苑傳。

② 太子太傅杜公 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。杜公名衍，謚正獻。

③ 人情忽近貴遠 此卽尊古卑今之見。班固論揚雄曰：「凡人貴遠賤近，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，不足動人，故輕其書。」

王充論衡亦云：「畫工好畫古人，不肯圖近世之士者，尊古而卑今也。」詳見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一「文人相輕」條，可參。

④ 唐太宗之盛文章不能革五代餘習 按唐太宗雅好文學，其詩如采芙蓉，秋日數頃信體各篇，均沿梁陳綺麗之風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。當時惟魏徵述懷，稍存古意，而他篇什罕傳。其餘如長孫無忌之漸曲，李義府之堂堂詞，謝偃之踏歌詞，並是宮體之遺。上官儀之後，繼以沈佺期宋之問，其流益靡。五代指東晉宋齊梁陳也。

⑤ 韓李 謂韓愈退之及其徒李翱習之也。韓李之於古文辭，論者以方宋之歐曾，皆師生韻篤一藝而名震百代者也。姚鼐纂古文

辭，亦入習之作。④元和唐憲宗年號。⑤酒食之過。馬小眉云：「宋史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，王益柔醉作傲歌，王拱辰諷其僚劾之。兩人既寘，同座者俱逐。時杜衍范仲淹爲政，拱辰之黨不便，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，而舜欽衍壻也。故因是傾之。」⑥天聖宋仁宗年號。⑦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。宋史蘇舜欽傳：「天聖中，學者爲文多病偶對，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，一時豪俊多從之游。」擗，挑裂也。猶言務爲細碎也。⑧才翁名舜元。按宋史，舜元字子翁。附舜欽傳。⑨穆參軍名脩，字伯長，鄆州人。以古文稱。舜欽兄弟喜從之游。爲潁川文學參軍。⑩溫溫藹然可親貌。

【習題】

- 一 試述宋代古文辭復興之概況。
- 二 關文人貴耳賤目之陋習。

二 石曼卿墓表

歐陽修

曼卿，諱延年，姓石氏。其上世爲幽州人，幽州入于契丹，其祖自成，始以其族間走南歸。天子嘉其來，將祿之，不可，乃家于宋州之宋城。父諱補之，官至太常博士。

幽燕俗勁武，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，讀書不治章句，獨慕古人奇節，偉行，非常之功，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。自顧不合於時，乃一混于酒，然好劇飲大醉，頽然自放，由是益與時不合，而人之從其游者，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，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。年四十八，康定二年二月四日，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，卒于京師。

曼卿少舉進士不第，眞宗推恩，三舉進士，皆補奉職，曼卿初不肯就，張文

節公素奇之，謂曰：「母老，乃擇祿耶！」曼卿矍然起就之。遷殿直。久之，改太常寺太祝，知濟州金鄉縣，歎曰：「此亦可以爲政也。」縣有治聲。通判乾甯軍，丁母憂。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，通判永靜軍，皆有能名。充館閣校勘，累遷大理寺丞，通判海州，還爲校理。莊獻明肅太后臨朝，曼卿上書，請還政天子。其後太后崩，范諷所言見幸，引嘗言太后事者，遽得顯官，欲引曼卿，曼卿固止之，乃已。自契丹通中國，德明盡有河南，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，天下晏然，內外弛武三十餘年。曼卿上書言十事，不報。已而元昊反，西方用兵，始思其言，召見，稍用其說，藉河北、河東、陝西之民，得鄉兵數十萬，曼卿奉使籍兵河東，還稱旨，賜緋衣、銀魚。天子方思盡其才，而且病矣。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，笑曰：「此得吾蠱也。夫不教之兵，勇怯相雜，若怯者見敵而動，則勇者亦牽而潰矣。今或不暇教，不若募其敢行者，則人人皆勝兵也。」

其視世事，蔑若不足爲，及聽其設施之方，雖精思深慮，不能過也。狀貌偉然，喜酒自豪，若不可繩以法度；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，無一悖於理者。遇人無賢，愚皆盡忻懽；及可否天下，是非善惡，當其意者無幾人。其爲文章，勁健稱其意氣。有子濟滋。天子聞其喪，官其一子，使祿其家。既卒之二十七日，葬于太清之先塋。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：

嗚呼曼卿！甯自混以爲高，不少屈以合世，可謂自重之士矣。士之所負者愈大，則其自顧也愈重，自顧愈重，則其合愈難。然欲與共大事，立奇功，非得難合自重之士，不可爲也。古之魁雄之人，未始不負高世之志，故甯或毀身污迹，卒困於無聞，或者且死而幸一遇，猶克少施于世。若曼卿者，非徒與世難合，而不克所施，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，其命也夫！其可哀也夫！

【作者】

見前課。

【題義】

歐陽修撰石曼卿墓表，歷敘曼卿之豪氣，偉略，不挾功，不恃理，而亦能文章。舊之論者，謂爲寫曼卿勃勃有生氣，爲歐文入神之筆。今按，實爲作者知曼卿之深，而其文又發於真情，至性，故能爾也。歐文之佳者，大抵如此。其他各篇，本教科書他冊已經選入者，可以參考。

又按墓表始於後漢。安帝元初五年，謁者景君始有墓表，其崇四尺，圭首方趺，其文由左而右。說詳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二「碑表」條。

【註釋】

- ①幽州 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。
- ②幽州入於契丹 五代時，石敬瑭篡唐，以幽、燕十六州賂契丹，幽州其一也。
- ③契丹，東胡種，後改國號曰遼。
- ④宋州 在今河南商丘縣南。
- ⑤世俗層層 謂世俗瑣碎之事也。
- ⑥康定 宋仁宗年號。
- ⑦張文節公 名知白，字用晦。
- ⑧金鄉縣 今山

東金鄉縣。

①通判乾寧軍

謂爲乾寧軍通判也。通判，官名。宋於滄州置乾寧軍及乾寧縣。在今

河北青縣。

②永安縣

其母李氏所封邑也。在今河南鞏縣西南。③永靜軍 今河北東光縣。

④海州

今江蘇東海縣。

⑤莊獻明肅太后

真宗母劉氏。

⑥范諷

范諷，字補之。官至龍圖

閣學士。

⑦德明 契丹主。

⑧元昊

西夏主。

⑨蔑若不足爲蔑，無也。視世事無不可爲，謂

其似疎略也。

⑩太清

縣名。北魏時置。有二。一在今山西，一在今安徽。此未知孰是。

【習題】

一 指出本篇中最有精彩之處。

二 試根據此篇，改寫一簡單之石曼卿小傳。

三 其「視世事蔑若不足爲」一段，在全篇中是否爲無關緊要之語？

【附錄】

歐陽文忠公事迹

先公事迹 節錄

歐陽發

先公四歲而孤，家貧無資，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，多誦古人篇章，使學爲詩。及其稍長，謂

家無書讀，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，或因而抄錄，抄錄未畢，而已能誦其書，以至晝夜忘寢食，惟讀書是務。自幼所作詩賦文字，下筆已如成人。兵部府君閱之，謂韓國太夫人曰：「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，此奇兒也。不惟起家以大吾門，他日必名重當世。」

及舉進士時，學者方爲「四六」號「時文」，公已獨步其間。天聖七年，補國子監生。是秋取解。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。由是名重當世。及景祐中，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。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，獨公古文旣行，遂擅天下。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。一言之出，學者競相傳道，不日之間，流布遠近，外至夷狄，莫不仰服。後進之士，爭爲門生，求授教誨。常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，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。自李翱、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。然公之文備盡衆體，變化開闔，因物命意，各極其工，或過退之。如醉翁亭記、真州東園記，創意立法，前世未有其體。作尹公洙誌文，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，取其意而爲之，卽得其體。石先生介墓誌，不多假事迹，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，與其大節氣概，讀之如見其人。

先公旣奉勅撰唐書紀志表，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。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，雖司馬、班固皆

不及也。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，言前世治出於一，而後世禮樂爲空名。五行志不書事，應悉壞漢儒災異附會之說。皆出前人之所未至。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。褒貶善惡，爲法精密，發論必以「嗚呼」曰：「此亂世之書也。」其論曰：「昔孔子作春秋，因亂世而立治法；余述本紀，以治法而正亂君。此其志也。」書成，減舊史之半，而事迹添數倍。文省而事備。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。嘉祐中，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，請取以備正史。公辭以未成。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。

先公筆札精勁雄偉，自爲一家。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字，皆藏以爲寶。而未嘗爲人書石。

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爲己任。一時賢士大夫，雖潛晦不爲人知者，知之無不稱譽薦舉，極力而後已。既爲當世宗師，凡後進之士，公嘗所稱者，遂爲名人。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。而公雖揚講進不倦。至於有一長者，識與不識，皆隨其所長而稱之。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，公所稱薦爲多。今潮州孫正言，覺爲合肥主簿，未與公相識，郡守怒之，欲捃拾以罪。時胡侍講在太學，以屬公，公爲作手一書與其寮佐，令保全之，遂獲免。福州處士陳烈，素不與公相識，公聞其名，知其行義，屢薦於朝，乞賜召用。朝廷卽召烈爲國子監直講。

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，未嘗以矜人，而樂成人之美，不掩其所長。詩筆不下梅聖俞，而譽推之，自謂不及，然識者或謂過之。初奉勅撰唐書，專成紀志表，而列傳則宋公廡所撰。朝廷恐其體不一，詔公看詳，令刪爲一體。公雖受命，退而曰：「宋公於我爲前輩，且人所見不同，豈可悉如己意！」於是一無所易。書成，奏御，舊制，惟列官最高者一人，公官高，當書。公曰：「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，豈可掩其名，奪其功！」於是紀志表書公名，而列傳書宋公。宋丞相庠聞之，歎曰：「自古文人好相凌掩，此事前所未有也。」

仁宗嘉祐中，先公在翰林，富鄭公在中書，胡侍講在太學，包孝肅公爲中丞，士大夫相語曰：「富公眞宰相，呼先公字曰，眞翰林學士，胡先生眞先生，包公眞中丞。」時人謂四眞。

嘉祐二年，先公知貢舉，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尚，文體大壞，公深革其弊，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，黜落幾盡。二蘇出於四川，人無知者，一旦拔在高等，勝出，士人紛然驚怒，其後稍稍信服。而五六年間，文格遂變而復古，公之力也。

先公知開封府，承包孝肅公之後，包公以威嚴爲治，名震京師，而公爲治循理，不專風采，或謂

公曰：「前政威名震動都下，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，公未有動人者，奈何？」公曰：「人材性各有短長，豈可捨己所長，勉強其所短，以徇俗求譽，但當盡我所爲，不能，則止。」既而都下事無不治。

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羣小，再被貶逐，而未嘗以介意。初在峽州，作至喜亭，及自河北，以小人無名之謗，降知滁州，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，作亭於瑯琊山，自號醉翁。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，曰：「吾集古錄一千卷，藏書一萬卷，有琴一張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壺，吾老於其間，是爲六一。」自爲傳以刻石。

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，雖異物，奇玩不甚愛惜，獨好收蓄古文圖書。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，以校正史傳，百家訛謬之說爲多，藏書一萬卷。雖至晚年，暇日惟讀書，未嘗釋卷。

先公平生著述：易童子問三卷，詩本義十四卷，五代史七十四卷，居士集五十卷，歸榮集一卷，外制集三卷，內制集八卷，奏議集十八卷，四六集七卷，集古錄跋尾十卷，雜著述十九卷。諸子集以爲家書，總目八卷，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，別爲編集而未及成。又奉勅撰唐書紀十卷，志五十卷，表十五卷。在館職日，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，祖宗故事。

居士集序

蘇軾

夫言有大而非夸，達者信之，衆人疑焉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」孟子曰：禹抑洪水，孔子作春秋，而予距楊、墨，蓋以是配禹也。文章之得喪，何與於天，而禹之功與天地並，孔子、孟子以空言配之，不已夸乎！自春秋作而亂臣、賊子懼，孟子之言行，而楊、墨之道廢，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。

孟子既沒，有申、商、韓非之學，違道而趣利，殘民以厚主，其說至陋也，而士以是罔其上，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，靡然從之，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、孟子者，推其本末，權其禍福之輕重，以救其惑，故其學遂行，秦以是喪天下，陵夷至於勝、廣、劉、項之禍，死者十八九，天下蕭然，洪水之患，蓋不至此也。方秦之未得志也，使復有一孟子，則申、韓爲空言，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，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者，必不至若是烈也。使楊、墨得志於天下，其禍豈減於申、韓哉！由此言之，雖以孟子配禹，可也。

太史公曰：「蓋公言黃、老、賈誼、晁錯明申、韓，錯不足道也，而誼亦爲之，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，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，況衆人乎！自漢以來，道術不出於孔氏，而亂天下者多矣。晉以老、莊亡，梁

以佛亡。莫或正之。五百餘年，而後得韓愈，學者以愈配孟子，蓋庶幾焉。

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，其學推韓愈，孟子以達於孔氏，著禮、樂、仁、義之實，以合於大道，其言簡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連類，折之於至理，以服人心，故天下翕然師尊之。自歐陽子之存，世之不說者，譁而攻之，能折困其身，而不能屈其言。士無賢不肖，不謀而同曰：「歐陽子，今之韓愈也。」

宋興，七十餘年，民不知兵，富而教子，至天聖、景祐極矣，而斯文終有愧於古，士亦因陋守舊，論卑而氣弱。自歐陽子出，天下爭自濯磨，以通經學古爲高，以救時行道爲賢，以犯顏納說爲忠，長育成就，至嘉祐末，號稱多士，歐陽子之功爲多。嗚呼！此豈人力也哉！非天其孰能使之！

歐陽子沒十有餘年，士始爲新學，以佛老之土亂周，孔子實識者憂之，賴天子明聖，詔修取士法，風厲學者，專治孔氏，黜異端，然後風俗一變。考論師友淵源所自，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。

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棗，乃次而論之，曰：「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，詩賦似李白。」此非予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歐陽子諱修，字永叔，既老，自謂六一居士云。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。

三 赤壁之戰

司馬光

初，魯肅聞劉表卒，言於孫權曰：「荆州與國鄰接，江山險固，沃野萬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劉表新亡，二子不協，軍中諸將，各有彼此。劉備天下梟雄，與操有隙，寄寓於表，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，若備與彼協心，上下齊同，則宜撫安，與結盟好；如有離違，宜別圖之，以濟大事。肅請得奉命弔表，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，及說備，使撫表衆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；備必喜而從命。如其克諧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爲操所先。」

權卽遣肅行。到夏口，聞操已向荊州，晨夜兼道，比至南郡，而琮已降，備南走。肅徑迎之，與備會於當陽長坂。肅宣權旨，論天下事勢，致殷勤之意，且問備曰：「豫州今欲何至？」備曰：「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，欲往投之。」肅曰：

「孫討虜聰明仁惠，敬賢禮士，江表英豪咸歸附之，已據有六郡，兵精糧多，足以立事。今爲君計，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，以共濟世業。而欲投吳巨，巨是凡人，偏在遠郡，行將爲人所併，豈是託乎！」備甚悅。肅又謂諸葛亮曰：「我子瑜友也。」即共定交。子瑜者，亮兄瑾也，避亂江東，爲孫權長史。備用肅計，進往鄂縣之樊口。

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。諸葛亮謂劉備曰：「事急矣！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。亮見權於柴桑，說權曰：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江東，劉豫州收衆漢南，與曹操共爭天下，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，何不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

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，今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！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，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軍雖敗於長坂，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，曹操之衆遠來疲敝，聞追豫州輕騎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故兵法忌之曰：『必蹶上將軍。』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，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偏兵勢耳，非心服也，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，則荊、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

權大悅，與其羣下謀之。是時曹操遣權書曰：「近者奉辭伐罪，旌麾南指，劉

踪束手。今治水軍八十萬衆，方與將軍會獵於吳。」權以示臣下，莫不響震失色。長史張昭等曰：「曹公，豺虎也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爲辭。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，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；今操得荊州，奄有其地，劉表治水軍，蒙衝鬪艦，乃以千數，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，此爲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，而勢力衆寡，又不可論，愚謂大計不如迎之。」魯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追於宇下，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肅曰：「向察衆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，如將軍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，故不失州郡也；將軍迎操，欲安所歸乎？願早定大計，莫用衆人之議也。」權歎息曰：「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，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。」

時周瑜受使至番陽，肅勸權召瑜還，瑜至，謂權曰：「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

漢賊也，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當橫行天下，爲漢家除殘去穢，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！請爲將軍籌之：今北土未平，馬超、韓遂尙在關西，爲操後患，而操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、越爭衡，今又盛寒，馬無藁草，驅中國士衆，遠涉江湖之間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：此數者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，將軍禽操宜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數萬人，進往夏口，保爲將軍破之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徒忌袁、呂、布、劉、表與孤耳，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尙存，孤與老賊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。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因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乃罷會。

是夜，瑜復見權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，言水軍八十萬，而各恐懼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，且已久疲，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，尙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御狐疑之衆，衆數雖多，甚不足

畏。瑜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。願將軍勿慮。」權撫其背曰：「公瑾！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」子布、元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！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五萬兵難卒合，已選三萬人，船糧戰具俱辦，卿與子敬，程公便在前發，孤當續發人衆，多載資糧，爲卿後援。卿能辦之者，誠快；遲遲不如意，便還就孤，孤當與孟德決之。」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，將兵與備并力逆操。以魯肅爲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。

劉備在樊口，日遣邏使於水次候望權軍，吏望見瑜船，馳往白備，備遣人慰勞之。瑜曰：「有軍任，不可得委署，儻能屈威，誠副其所望。」備乃乘單舸往見瑜，曰：「今拒曹公，深爲得計。戰卒有幾？」瑜曰：「三萬人。」備曰：「恨少。」瑜曰：「此自足用。豫州但觀瑜破之。」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，瑜曰：「受命不得妄委署，若欲見子敬，可別過之。」備深愧喜，進與操遇於赤壁。

時操軍衆已有疾疫，初一交戰，操軍不利，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將黃蓋曰：「今寇衆我寡，難於持久，操軍方連船艦，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。」乃取蒙衝鬪艦十艘，載燥荻、枯柴，灌油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旌旗，豫備走舸，繫於其尾，先以書遺操，詐云欲降。時東南風急，蓋以十艦最著先，中江舉帆，餘船以次俱進。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，指言蓋降，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船往如箭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上營落，頃之，煙炎張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衆，瑜等率輕銳繼其後，雷鼓大震，北軍大敗。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，羸兵爲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死者甚衆。劉備、周瑜水陸並進，追操至南郡。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，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，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，引軍北還。

【作者】

司馬光，字君實。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。故後人又稱之爲涑水先生。歷仕仁宗、英宗。至神宗時，王安石行新法，與光議論不合，光出居於洛。高太后時，光入爲相，盡改新法。在相位八月而卒。贈溫國公。故又稱爲司馬溫公。著資治通鑑，爲史部名著。生於天禧三年（公元一〇一九）卒於元祐元年（公元一〇八六）六十八歲。

【題義】

本篇作者司馬光不僅爲文人，但其文在宋初亦不可多得。光嘗撰資治通鑑，爲史家要籍。史家之文，響以左史及前後漢書，三國志爲佳，自宋而下，則推司馬光之通鑑及歐陽修之五代史矣。今選通鑑赤墜之戰一篇，以見一斑。

【註釋】

①劉表 劉表時爲荊州刺史。
②荊州 今湖南、湖北及四川、貴州各一部份地。後漢時，荊州刺史治漢壽，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。劉表由漢壽徙治襄陽，卽今湖北襄陽縣。
③二子不協

二子，謂表之二子劉琦、劉琮也。表及其後妻偏愛劉琮，故其兄弟不睦。④夏口，今之湖北夏口縣。⑤比至南郡，南郡於當時屬荊州。此謂操至南郡也。⑥肅徑迎之，謂肅不弔劉表二子，直往迎劉備也。⑦當陽，今湖北當陽縣。⑧蒼梧，今廣西蒼梧縣。⑨孫討虜，謂孫權也。漢建安五年，以孫權爲討虜將軍。⑩六郡，謂九江、丹陽、廬江、會稽、吳郡、豫章也。⑪鄂縣，卽武昌。今改爲鄂城縣。⑫樊口，在鄂城西北。⑬江陵，今湖北江陵縣。⑭柴桑，縣名。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。⑮劉豫州，謂劉備也。備爲豫州牧，故云。⑯收衆漢南，收衆，爲收聚入衆。漢南，謂漢水以南之地，與上文江東對稱。⑰中國，古代長江流域，人稱黃河流域爲中國，今沿舊稱，是指曹操所據地也。⑱猶豫，謂懷疑不決也。⑲田橫……田橫，楚漢時齊王榮之弟。齊敗，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。漢高帝招之，既出，復悔，因自殺。其徒五百人聞之，皆自殺。⑳江夏，郡名。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。㉑強弩之末……強弩語，原出戰國策。借射以喻兵也。㉒蒙衝鬪艦，戰艦也。以牛皮蒙之，以禦敵，故曰蒙衝。㉓番陽，今江西鄱陽縣。㉔二袁，謂袁紹、袁術也。㉕公瑾，爲周瑜字。㉖子布元表，子布爲張昭字。元表爲秦松字。㉗子敬

爲魯肅字。

①贊

助也，佐也。

②程公

謂程普也。

③孟德

曹操字也。

④赤壁

在今

湖北嘉魚縣江濱。

⑤乃取蒙衝鬪艦……

自「乃取蒙衝鬪艦十艘」至「北軍大敗」爲一

長句。若於中間點斷，分成數句，則文氣不完。

⑥華容

縣名。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。

【習題】

(一) 指出赤壁一戰中最主要之人物共有幾人。

(二) 指出本篇最有精彩之處。

(三) 寫赤壁一戰之前，曹操聲勢之盛，何以不從曹操方面寫？

四 權書心術

蘇洵

爲將之道，當先治心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，然後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敵。

凡兵 ①上義。不義，雖利勿動。非一動之爲害，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義，可以怒士。士以義怒，可以百戰。

凡戰之道，未戰養其財，將戰養其力，既戰養其氣，既勝養其心。謹 ②烽燧，嚴 ③斥堠，使耕者無所顧忌，所以養其財。豐犒而優游之，所以養其力。小勝益急，小挫益厲，所以養其氣。用人不盡其所欲爲，所以養其心。故士常蓄其怒，懷其欲而不盡。怒不盡，則有餘勇；欲不盡，則有餘貪。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。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。不養其心，一戰而勝，不可用矣。

凡將欲智而嚴，凡士欲愚。智則不可測，嚴則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聽命，夫妾得不愚！夫惟士愚，而後可與之皆死。

凡兵之動：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，而後可以動於險。鄧艾縋兵於穴中，非劉禪之庸，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。彼固有所侮而動也。故古之賢將，能以兵嘗敵，而又以敵自嘗。故去就可以決。

凡主將之道：知理而後可以舉兵；知勢而後可以加兵；知節而後可以用兵。知理則不屈，知勢則不沮，知節則不窮。見小利不動，見小患不避，小利小患，不足以辱吾技也。夫然後可以支大利，大患。夫惟養技而自愛者，無敵於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靜可以制百動。

兵有長、短。敵我一也。敢問：「吾之所長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將不與吾校。吾之所短，吾蔽而置之，彼將強與吾角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卻。

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。此用長短之術也。」

善用兵者，使之無所顧，有所恃。無所顧，則知死之不足惜；有所恃，則知不至於必敗。尺箠當猛虎，奮呼而操擊；徒手遇螭蜴，變色而卻步；人之情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將矣。①袒裼而按劍，則②烏獲不敢逼；冠胄衣甲，據兵而寢，則童子彎弓殺之矣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，則力有餘矣。

——嘉靖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蘇洵，字明允，號老泉。宋眉山人。與其二子軾、轍均以能文著稱，後人稱爲三蘇。生於大中祥符二年，（公元一〇〇九）卒於治平三年。（公元一〇六六）五十八歲。

【題義】

老蘇之文，出於戰國時策士。此爲其權書中之一篇，專論用兵爲將之道，蓋孫、吳之遺意也。至其理

論，雖在今日，亦有可探處。

【註釋】

- ①上義 「上」同「尙」。尙義，猶云重義也。
- ②烽燧 古用兵者舉火爲號也。
- ③圻埃 設土堡以探敵也。
- ④鄧艾雜兵…… 三國末，魏將鄧艾，鍾會攻蜀，其時姜維守劍閣，不能進。艾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，山高谷深，至爲艱險，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，將士皆攀木緣崖而行。卒以滅蜀。
- ⑤劉禪 卽蜀後主。
- ⑥蜥蜴 爬蟲名。如壁虎。俗名四脚蛇。
- ⑦袒裼 露臂也。
- ⑧烏獲 古勇士名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本篇中最主要之點何在？試爲指出。
- (二) 篇中引鄧艾事，其意是否在鄧艾？
- (三) 本篇中有設爲賓主問答之處，如欲將問答口氣改爲自敘口氣，當如何更改？試擬爲之。

五 放鶴亭記

蘇軾

熙寧十年秋，彭城大水，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，明年春，水落，遷於故居之東，東山之麓，登高而望，得異境焉，作亭於其上。彭城之山，岡嶺四合，隱然如大環，獨缺其西一面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際天，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；風雨晦明之間，俯仰百變。

山人有二鶴，甚馴而善飛，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縱其所如，或立於陂田，或翔於雲表，莫則徠東山而歸，故名之曰放鶴亭。

郡守蘇軾時從賓客，僚吏往見山人，飲酒於斯亭而樂之，揖山人而告之曰：「子知隱居之樂乎？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。易曰：『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』」詩曰：『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』蓋其爲物清遠閒放，超然於塵垢之外，故易、

詩以比之賢人，君子隱德之士，狎而玩之，宜若有益而無損者；然衛懿公好鶴，則亡其國；周公作酒誥，衛武公作抑戒，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，而劉伶、阮籍之徒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。嗟夫！南面之君，雖清遠閒放，如鶴者，猶不得好；好之，則亡其國；而山林遁世之士，雖荒惑敗亂如酒者，猶不能爲害，而況於鶴乎！由此觀之，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。山人欣然而笑曰：「有是哉！」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：

鶴飛去兮，西山之缺。高翔而下覽兮，擇所適。翻然斂翼，宛將集兮，忽何所見，矯然而復擊！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，啄蒼苔而履白石。

鶴歸來兮，東山之陰。其下有人兮，黃冠草履，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，其餘以汝飽。歸來歸來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。

◎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。

【作者】

見第二課附錄歐陽文忠公事迹。

【題義】

東坡之文以說理暢達爲勝。此篇寓理於事，尤爲東坡文中之佳作。東坡喜讀莊子，此篇亦有一二似莊子處。

【註釋】

○熙寧 宋神宗年號。○彭城 縣名。今江蘇銅山縣。○張君 名天驥，雲龍山人，其別號也。

○莫 同「暮」。○僚 音素。向也。○鳴鶴二句 見易中孚。王弼注：「立誠篤至，雖在闕

昧，物亦應焉。」○鶴鳴二句 見詩小雅鶴鳴篇。毛傳：「皋，澤也。」鄭箋：「九，喻深遠也。鶴在澤

中鳴，而野聞其鳴聲，喻賢者雖隱，居人咸知之。」○衛懿公好鶴…… 春秋時，衛懿公好鶴，鶴

有乘軒者。翟伐衛，欲發兵，國人受甲者皆曰：「使鶴，鶴實有祿位，余焉能戰！」翟人於是入，殺衛公。

放鶴亭記

④周公作酒誥。酒誥，周書篇名。周公作以戒康叔者，告以酌好酒亡國，故名酒誥。⑤衛武公作抑戒。春秋衛武公營作抑詩以儆。⑥劉伶，阮籍……劉伶，晉詩人。阮籍，三國時人。皆放誕好酒。⑦元豐，亦宋神宗年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問此文之篇法，是整齊？抑是散漫？
- (二) 問篇中寫景處，包括幾方面？
- (三) 指出歌中用韻之處。
- (四) 散文之末，附綴一歌，在其他篇中有此例否？試各以見聞所及，舉出一二篇，以比較之。

六 答謝民師書

蘇軾

賦啓近奉遠，亟辱問訊，具審起居佳勝，感慰深矣。賦受性剛簡，學迂材下，坐廢累年，不敢復齒搢紳。自還海北，見平生親舊，惘然如隔世人，況與左右，無二日之雅，而敢求交乎！數賜見臨，傾蓋如故，幸甚過望，不可言也。

所示書教及詩、賦、雜文，觀之熟矣。大略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。孔子曰：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又曰：「詞達而已矣。」夫言止於達意，則疑若不文；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係風捕景，能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，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乎！是之謂詞達，詞至於能達，則文不可勝用矣。揚雄好爲艱深之詞，以文淺易之說；若正言之，則人人知之矣。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。其太玄、法言，皆是物也。

而獨悔於賦，何哉！終身雕蟲，而獨變其音節，便謂之經，可乎！①屈原作離騷經，蓋風雅之再變者，雖與日月爭光，可也，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！②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，而乃以賦鄙之，至與司馬相如同科，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。可與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。因論文偶及之耳。③歐陽文忠公言：「文章如精金、美玉，市有定價，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。」紛紛多言，豈能有益於左右！愧悚不已。

所須法雨堂字，軾本不善作大字，強作，終不佳，又舟中局迫，難寫，未能如教。然軾方過臨江，當往遊焉，或僧欲有所紀錄，當作數句留院中，慰左右念親之意。今已至峽山寺，少留即去，愈遠。惟萬萬以時自愛，不宣。

【題義】

東坡集

此篇爲東坡評謝民師之文，即不啻自評其文。其論文以暢達爲主，極力反對揚雄之貌爲艱深，而

中實淺薄，可爲推理之文之正確標準，爲今人所宜深知者也。

【註釋】

①齒搢紳 齒，相引爲同類也。搢紳，謂士大夫也。「不敢復齒搢紳」，謂不敢復自居於搢紳之列也。
②無一日之雅 猶云未嘗有一日之聚會也。指相知而未見面之人而言。此謂與民師初本不相識也。
③數賜見臨…… 「數賜見臨」，謂民師之見訪也。傾蓋事出於孔子家語。孔子之鄉，遭程子於途，傾蓋而語，終日甚相親。按：蓋，猶今之傘也。行道相遇，並車對語，兩蓋相切而下傾，故曰傾蓋。「傾蓋如故」，謂傾蓋相語之餘，卽深交如舊友也。
④係風捕景 係，同繫，景，同影，捕捉也。繫風，捕影，爲不可能之事，此借以喻作文者達意之難也。
⑤揚雄…… 揚雄，字子雲，西漢末年人。爲文喜作艱深之語，其實亦無深意。東坡論文，以暢達爲主，故深惡揚雄之文。
⑥雕蟲篆刻 此爲揚雄語，係指文章之技巧而言。謂蟲之食葉，如雕刻成文，以比文章之工巧也。
⑦太玄法言 皆揚雄所著書。雄著太玄、擬周易、著法言、摹擬論語。
⑧屈原作離騷經…… 屈原作離騷事，詳見本教科書第三冊屈原傳。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」爲史記評離騷語。
⑨賈誼見孔子

……賈誼，漢初文人。今謂賈誼如邁孔子，亦能升孔子之堂。升堂，謂深入也。司馬相如亦漢初人，善爲賦。今謂賈誼實比相如爲高，不得以誼所作者爲賦，而卽謂與相如等也。⊙歐陽文忠公卽歐陽修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問東坡所言「達意亦非易事」其言是否準確？
- (二) 問東坡評揚雄之言，是否平允？
- (三) 試作一短篇論文，闡明東坡「達意非易」之理。

七 古今家誠序

蘇·轍

○老子曰：「慈故能勇，儉故能廣。」或曰：「慈則安能勇？」曰：「父母之於子也，愛之深，故其爲之慮事也精。以深愛而行精慮，故其爲之避害也速，而就利也果。此慈之所以能勇也。非父母之賢於人，勢有所必至矣。」

○轍少而讀書，見父母之戒其子者，自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。○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。曰：嗚呼！此父母之心也哉！師之於弟子也，爲之規矩以授之，賢者引之，不賢者不○彊也。君之於臣也，爲之號令以戒之，能者予之，不能者不取也。臣之於君也，可則諫，否則去。子之於父也，以幾諫，不敢顯。皆有禮存焉。父母則不然。子雖不肖，豈有棄子者哉！是以盡其有以告之，無憾而後止。詩曰：「洵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，可以餽飮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夫雖行潦之陋，而無所棄，猶父母之

無棄子也。故父母之於子，人倫之極也。雖其不賢，及其爲之言也，必忠且盡，而況其賢者乎！

④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，少孤，而教於母。母賢，能就其業。既老，而念母之心不忘，爲賢母錄以致其意。既又集古今家誡，得四十九人，以示轍曰：「古有爲是書者，而其文不完，吾病焉，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，以遺天下之人，庶幾有益乎！」

轍讀之而歎曰：「雖有悍子忿鬪於市，莫之能止也，聞父之聲，則斂手而退，市人之過之者，亦莫不泣也。慈孝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特患無以發之耳。今是書也，要將以發之歟！雖廣之天下可也。自周公以來，至於今，父戒四十五，母戒四。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。」

【作者】

蘇轍，字子由，號穎濱。蘇軾之弟。生於寶元二年（公元一〇三九）卒於政和二年（公元一一二二）七十四歲。

【題義】

蘇轍之文，在三蘇中不及老泉、東坡。但明清以來，久列於唐宋八家之中，亦當略一涉獵。今選古今家誠序一篇。其說「慈故能勇」之理，實本韓非子解老篇之說，義極精確，讀之使人悠然念父母之言不實。

【註釋】

①老子 卽老聃。爲周守藏室史。今傳其所著書五千言，稱爲老子，或稱爲道德經。
②慈故能勇 二句 見老子五十八章。韓非子解老篇云：「慈母之於弱子也，務致其福而除其禍，則思慮熟，思慮熟則事理得；事理得則必成功，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故曰慈故能勇。冬日之閉凍不固，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，天地不能長修長費，而況於人乎。是以智士儉用其財，則家富，聖

人愛寶其神則精盛，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，民衆則國廣。故曰儉故能廣。」（有節文）
①諄諄 教誨不倦貌。
②惻惻 誠懇貌。
③彊 讀上聲。勉強也。
④澗酌 彼行潦…… 澗，遠也。潦，音老。行潦，路上流水也。餠餠，音分熾。蒸米熟，以水沃之，再蒸，謂之餠餠。豈弟同愷悌。全詩大意見本文。
⑤太常少卿 官名。隸太常寺，故曰太常少卿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試以簡單之語，說明本篇命意之所在。
- (二) 試作一短篇論文，闡明「母性愛」及「家庭感化之能力」。

八 禮論

王安石

嗚呼！荀卿之不知禮也。其言曰：「聖人化性而起僞，」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。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，而荀卿盛稱其法度、節奏之美，至於言化，則以爲僞也；亦烏知禮之意哉！

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則野；知人而不知天，則僞。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，以是禮興焉。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爲起僞，則是不知天之過也。然彼亦有見而云爾，凡爲禮者，必誦其放傲之心，逆其嗜欲之性，莫不^①欲逸而爲尊者勞，莫不^②欲得而爲長者讓，^③擊臨曲拳以見其恭，夫民之於此，豈皆有樂之之心哉！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。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，而爲之於外爾。^④此亦不思之過也。

夫斲木而爲之器，服馬而爲之駕，此非生而能者也。故必削之以斧斤，直之以繩墨，圓之以規，而方之以矩，束聯膠漆之，而後器適於用焉；前之以銜勒之制，後之以鞭策之威，馳驟舒疾，無得自放，而一聽於人，而後馬適於駕焉。由是觀之，莫不劫之於外，而服之以力者也。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，捨馬而不爲駕者，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。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，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，故其制雖有以強人，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。聖人苟不爲之禮，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。此亦可謂失其性也。得性者以爲僞，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！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。

夫④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，欲繩之以尊卑，而節之以揖讓，則彼有趨於深山，大麓而走耳；雖畏之以威，而馴之以化，其可服邪！以謂天性無是，而可以化之使僞耶！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。故曰：禮始於天，而成無人。天則無是，而人欲爲之

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

——臨川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號半山。宋臨川人，神宗時爲相，行新法，時人以其性頗固執，稱爲「拗相公」。生於天禧五年（公元一〇二二），卒於元祐元年（公元一〇八六）六十六歲。

【題義】

王安石文出於先秦時之法家。雖立論有時過刻，然言之有物，一洗文人浮泛之習。就文論文，其深刻處卽其佳處。今選禮論二篇，其立論與行文，均比荀子爲高。荀子原文，除本文已言及其大意而外，讀者如能一參閱之，尤佳。

【註釋】

○荀卿 名況。戰國時人。所著書中有禮論篇，其說略謂「人性本惡，聖人制禮以範圍之，而使之善。是其善者，僞也。」此「僞」字同「人爲」之「爲」，謂其善由人所爲也。今安石駁荀卿之言，

謂其不知禮。⊙聖人化性而起僞 大意謂「以人爲之法度，改移人之本性。」⊙法度節奏

謂禮之方式也。安石之意謂：「禮意爲天性所有，而禮之方式，則係人爲。」其說與荀卿不同。

⊙欲逸…… 言人本欲逸，爲尊者之故而勞。⊙欲得…… 言人本欲得，爲尊者之故而讓。

⊙擊踞 擊，舉手也。踞，長跪也。⊙此亦不思之過 此句言荀卿不思之過。下文申說其理由。

⊙狙猿之形…… 狙，猿屬。此段以狙猿比人，謂「狙猿不肯受禮之拘束，而人則肯受，可知禮意本爲人之天性所有。」

【習題】

(一) 試簡單的說明王安石立論與荀卿不同之點。

(二) 篇中以猿比人一段，其理由充足否？

九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

王安石

君諱平，字秉之，姓許氏。余嘗譜其世家，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。君既與兄元相友愛，稱天下，而自少卓犖不羈，善辨說，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。

寶元時，朝廷開方略之選，以招天下異能之士，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、鄭文肅公，爭以君所爲書以薦，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，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。貴人多薦君有大才，可試以事，不宜棄之州縣，君亦常慨然自許，欲有所爲，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，噫！其可哀也已！

士固有離世異俗，獨行其意，罵譏笑侮，困辱而不悔，彼皆無衆人之求，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，其齟齬固宜。若夫智謀功名之士，窺時俯仰，以赴勢物之

會而輒不遇者，仍亦不可勝數。①辨足以移萬物，而窮於用說之時；謀足以奪三軍，而辱於右武之國；此又何說哉？嗟乎！②彼有所待而不悔者，其知之矣。

君年五十九，以③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，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。夫人李氏，子男瓌，不仕。璋，眞州司戶參軍。琦，太廟齋郎。琳，進士。女子五人，④已嫁二人，進士周奉先，泰州泰興令陶舜元。銘曰：

有拔而起之，莫擠而止之。嗚呼！許君而已於斯，誰或使之！

——臨川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見前課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以議論行敘事，爲墓誌之變體。文中微諷許平窺時俯仰，以赴勢物之會，而不得遇，則蓋若特

立獨行之士，離世異俗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之爲得也。蓋用比較之筆相形之下，則論旨自見矣。姚氏謂許平之兄元，固趨勢之士，平蓋亦非君子，故介甫語含譏刺。此解得之。

【註釋】

○泰州海陵縣。今江蘇泰縣。○元 字子春，慶曆中，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，在江淮十三年，以

聚斂刻剝爲能，多聚珍奇，急於進取，以賂遺京師權貴，遷郎中。歷知揚越泰州卒。見宋史許元傳。

○寶元 宋仁宗年號。○四方略 謂用兵之方法謀略也。故謂武功曰方略。○鄭文肅公 名

識，字天休，蘇州吳縣人。○罵 文鑑作「勢」字。○無衆人之求有所待於後世 衆人之所

求者，勢利也。獨行之士有所待於後世者，不朽之名也。○辨足以移萬物以下四句 此設二喻，

以譬營勢利者，而終無所獲，爲最足自悔也。○彼有所待而不悔 謂特立獨行之士，待後世之

名而不悔目前之困辱者，能深知營求勢利之適貽自悔也。○嘉祐 宋仁宗年號。○已嫁

文鑑作「已嫁者」。

【習題】

(一)士當以堅定志尙不逢迎勢物之會爲第一義。試闡明之！

(二)「辨足以移萬物，而窮於用說之時；謀足以奪三軍，而辱於右武之國。」試各求歷史上之人物以證實之！

一〇 戰國策目序錄

曾鞏

○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，○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，闕臣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其誤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。

敘曰：向敘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及其後，謀詐用，而仁義之路塞，所以大亂。其說既美矣，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則可謂惑于流俗，而不篤于自信者也。

夫孔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，久矣。○二子乃獨明先王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，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爲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

○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

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蓋法者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；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，守此豈好爲異論哉，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，而篤于自信者也。

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于說之易合，其設心注意，偷爲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，其相率而爲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，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^⑤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，其爲世之大禍，明矣。而俗猶莫之^⑥寤也。

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爲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，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子之

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于天下，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，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，然後以戒，則明。豈必滅其籍哉！放而絕之，莫審于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爲神農之言者，有爲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此書之作，則上繼春秋，下至楚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廢也。」

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二十二篇。崇文總目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。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。

—元豐類稿—

【作者】

曾鞏，字子固，宋南豐人。少與王安石爲友，安石初未甚知名，曾鞏引安石見歐陽修，名始振。鞏生於天禧三年（公元一〇一九）卒於元豐六年（公元一〇八三）六十五歲。

【題義】

曾鞏在宋代掌校國家藏書，其環境與漢之劉向相似，故其文亦多源出於劉向，在唐、宋、八家中自成一格。而曾文中尤以序跋為佳。今所選戰國策目錄序，即一例也。讀之，兼可略知戰國策一書之性質及戰國策與後世文人思想之關係。

【註釋】

①劉向 劉向，字子政，西漢末年人。掌校國家藏書。戰國策三十三篇，亦其所校定也。 ②崇文總目 宋代國家藏書目錄也。王堯臣等編。其藏書處曰崇文院，故名崇文總目。 ③二子 謂孔、孟也。 ④強 讀上聲。強迫也。 ⑤二帝三王 二帝，謂堯、舜。三王，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也。 ⑥蘇秦：蘇秦、張儀為戰國時遊說之士。商鞅、秦孝公變法，因以強秦。孫臏、吳起皆以兵法著稱。李斯、秦始皇時為秦相。商鞅、李斯皆講功利，薄仁義，故能使秦併吞六國，然秦亦不旋踵而滅。 ⑦寤 即今悟字。覺悟也。 ⑧有為神農之言者 謂許行也。許行主張君臣並耕之說。後世稱為農家。孟子書中有記許行之徒與孟子問答之言。 ⑨有為墨子之言者 謂墨者夷之也。孟子書有記夷

之與孟子問答之言。◎高誘……高誘，東漢時人。嘗注戰國策及淮南子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問曾鞏本人是否立於儒家立場，以評論戰國時講功利之各家？
- (二)本篇中之「道」字是何所指？

蘇黃詩 選錄十首

次韻洗長官
蘇軾

次韻洗長官

蘇軾

造物知吾久念歸，似憐衰病不相違。風來震澤帆初飽，雨入松江水漸肥。

惠崇春江小景

蘇軾

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蒹葭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。

書李世南所畫秋景

蘇軾

野水參差落漲痕，疎林欹倒出霜根。扁舟一棹歸何處，家在江南黃葉村。

汲江煎茶

蘇軾

活水還須活火烹，自臨鈞石取深清。大瓢貯月歸春甕，小杓分江入夜

餅茶雨已翻煎處脚，松風忽作瀉時聲。枯腸未易禁，三盃坐數荒村長短更。

和陶淵明飲酒二十二首之二

蘇軾

道喪士失已，出語輒不情。江左風流入，醉中亦求名。淵明獨清真，談笑得此生。身如受風竹，掩冉衆葉驚。俯仰各有態，得酒詩自成。

蠶蠕食葉蟲，仰空慕高飛。一朝傳兩翅，乃得粘網悲。啾啾厭巢雀，沮澤疑可依。赴水生兩殼，遭閉何時歸！二蟲竟誰是！一笑百念衰。幸此未化間，有酒君莫違。

東坡集

跋子瞻和陶詩

黃庭堅

子瞻謫嶺南，時宰欲殺之。飽喫惠州飯，細和淵明詩。彭澤千載人，東坡百世士。出處雖不同，風味乃相似。

蘇黃詩

五七

和高仲本喜相見

黃庭堅

雨昏南浦曾相對，雪滿荊州喜再逢。有子才如不羈馬，知公心是後彫松。閒尋書冊應多味，老傍人門似更慵。何日晴軒觀筆硯，一尊相屬要從容。

從張仲謀乞臘梅

黃庭堅

聞君寺後野梅發，香蜜染成官樣黃。不擬折來遮老眼，欲知春色到池塘。

次韻王稚川客舍

黃庭堅

身如病鶴翅翎短，心似亂絲頭緒多。此曲朱門歌不得，湖南湖北竹枝歌。

山谷集

【作者】

黃庭堅，字魯直，號山谷。宋分寧人。其詩在北宋與蘇軾齊名。稍後，陳師道、呂本中、潘大臨、謝逸等多人爲詩，皆師黃庭堅。呂本中作「宗派圖」，自陳師道、潘大臨以下二十五人，以爲其源皆出於山

谷時號「江西派」庭堅生於慶曆五年（公元一〇四五）卒於崇寧四年（公元一一〇五）六十一歲。

【題義】

兩宋詩人於北則首稱蘇黃於南則首稱范陸。今選蘇黃詩爲一課范陸詩爲一課。蘇東坡也黃黃山谷也。蘇詩出於淵明太白而復參禪理故所作亦多爽快之語而少蘊蓄之情。然遺詞命意兩皆精警亦非東坡不能辦。山谷詩出於杜甫而變化之專以瘦硬爲工有力有骨自成一派。南宋宗之者皆不能及。今選蘇詩六首黃詩四首。蘇詩第二首所謂「惠崇春江小景」謂惠崇所畫春江小景也。惠崇北宋時名僧其他各首題目頗明白茲不多言。

【註釋】

①震澤 爲太湖之別稱。②松江 發源於太湖經上海合黃浦入海。③江南 指長江以南地。④活水…… 此句東坡自註「唐人云茶須緩火煮活火烹」按以「活火」對「緩火」稱「活火」猶云「烈火」也。⑤深清 指江水本形容詞也此處用爲水之代詞。⑥松風

謂煎茶如松風聲也。③三盤 「盤」同「碗」。唐人盧仝，性喜茶，能飲七碗，今唔用其事。④

掩冉 亦作奄冉，又作掩黃。有漸及之義。柳宗元文：「掩黃衆草。」⑤傳兩翼 謂蟲化為蝶也。

⑥粘網 謂蝶觸蜘蛛之網也。⑦赴水生兩殼 古時傳說，雀入水化為蛤。⑧二蟲 謂化

蝶之蟲，及化蛤之雀。鳥類亦可稱為蟲。⑨子瞻謫嶺南 嶺南，今廣東也。在大庾嶺之南，故稱嶺

南。東坡嘗被謫居惠州、儋耳等處。⑩惠州 舊惠州府，屬廣東。今廢府，府治改為惠陽縣。⑪彭

澤 指陶淵明。淵明嘗為彭澤縣令，故以其所官之地稱其人。⑫官樣黃 為一種黃色之名稱。

⑬竹枝歌 卽竹枝詞。為一種民歌之名稱。詳見本教科書第三冊竹枝詞一課。

【習題】

(一) 將任何兩首改寫為現代式之小詩。

(二) 蘇黃兩家詩是否有極顯著不同之點？試略言之。

ΣVEφφ

一一 范陸詩 選錄二十二首

浙江小磯春日

范成大

客裏無人共一杯，故園桃李爲誰開！春潮不管天涯恨，更捲西興暮雨來。

橫塘

范成大

南浦春來綠一川，石橋朱塔兩依然；年年送客橫塘路，細雨垂楊繫畫船。

四時田園雜興 六十首之十

范成大

柳花深巷午雞聲，桑葉尖新綠未成；坐睡覺來無一事，滿窗晴日看蠶生。
桑下春蔬綠滿畦，^①菘心青嫩芥臺肥；溪頭洗擇店頭賣，日暮^②裹鹽沽酒歸。

三句^③「蠶忌」^④閉門中，隣曲都無步往蹤；猶是曉晴風露下，采桑時節暫

相逢。

海雨江風浪作堆，時新魚菜逐春回。
①荻芽抽筍，②河鮓上，棟子開花，③石
首來。

五月④吳江麥秀寒，移秧披絮尙衣單。
稻根⑤科斗行如塊，田水今年一尺
寬。

晝出耘田，夜績麻，村莊兒女各當家。
兒童未解供耕織，也傍桑陰學種瓜。
秋來只怕雨垂垂，甲子無雲萬事宜。
穫稻畢工隨曬穀，直須晴到入倉時。
新築場泥鏡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。
笑歌聲裏輕雷動，一夜⑥連枷響到明。
撥雪挑來⑦踏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醲。
朱門肉食無風味，只作尋常菜把供。
村巷冬年見俗情，鄰翁講禮⑧拜柴荆。
長衫布縷如霜雪，云是家機自織成。

過村店有感

陸游

細篾絡丹柿，枯籬懸碧花。
炊烟生旅竈，野水漱寒沙。
棲鳥爭投樹，歸牛自識家。
會恍然游蜀路，搔首憶天涯。

幽居

陸游

雨霽雞棲早，風高雁陣斜。
園丁刈霜稻，村女賣秋茶。
缺井磨樵斧，枯桑繫釣槎。
客來那用問，此是放翁家。

山村行經因施藥

陸游

閒行偶復到山村，父老遮留①共一尊。
曩日見公孫未②晬，如今已解放雞豚。

逆旅人家近野橋，偶因③秣蹇暫逍遙。
村翁不解讀④本草，爭就先生問藥苗。

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

陸游

狐裘臥載錦駝車，酒醒冰髭結亂珠。三尺馬鞭裝白玉，雪中畫字草軍書。

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

陸游

僵臥孤村不自哀，尚思爲國戍輪臺。夜闌臥聽風吹雨，鐵馬冰河入夢來。

排悶

陸游

四十從軍渭水邊，功名無命氣猶全。白頭爛醉東吳市，自拔長刀割
彘肩。

示友

陸游

道向虛中得，文從實處工。凌空一鶚上，赴海百川東。氣骨真當勉，規模不必
同。人生易衰老，君等勿忽忽！

書事

陸游

詩。

關中父老望王師，想見壺漿滿路時；
寂寞西溪衰草裏，斷碑猶有少陵

示兒

陸游

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；
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！

劍南詩稿

【作者】

范成大，字致能，號石湖。南宋時吳縣人。曾出使金國。官至資政殿大學士。生於靖康元年（公元一

一二六）卒於紹熙四年（公元一一九三）六十八歲。

陸游，字務觀，號放翁。南宋山陰人。范成大爲蜀帥時，游爲其參議官，居蜀中甚久。與范爲文字交，不拘禮節。晚歸山陰而卒。生於宣和七年（公元一一二五）卒於嘉定三年（公元一二一〇）八十六歲。

【題義】

范 陸 詩

六五

南宋詩人范、陸、石湖、陸、放翁也。范、陸並稱，然范則略遜於陸。今選范詩十二首，其田園雜興，寫實處亦多似放翁。放翁之詩有二特色：其一，即寫鄉村生活，不避俚俗，而重在真實。其二，即多憂時愛國，慷慨激昂之作。今於前者選四首，後者選六首，其最後示兒一首，為放翁絕筆詩。至死猶不忘祖國，可見此老之熱情矣。

【註釋】

- ①西興 渡名。在浙江省錢塘江邊。 ②菘 菜名。菘心，菘菜之心也。芥，亦菜名。臺，今俗作臺。 ③裹鹽沽酒 謂鄉人入市賣菜，即以其錢買鹽，買酒而歸也。 ④蠶忌 謂養蠶之家所講禁忌之事也。禁生人入室，亦為「蠶忌」之一。 ⑤閉門中 謂人被閉於室中，即不常出門之意。 ⑥荻芽 抽筍。荻芽，即蘆芽也。可食。筍，謂其如筍也。 ⑦河鮪 魚名。味美，有毒。或作「河豚」，或作「鰕鮪」。方言，俗語，字無定形。 ⑧石首 魚名。 ⑨吳江 今江蘇吳江縣。又，水名。即吳松江。此處解作縣名，水名均可通。 ⑩科斗 即蝌蚪。生田中有水處。即蛙之幼蟲也。 ⑪連枷 打稻器具。 ⑫踏地菘 為菘菜之一種。蘇、滬間俗名塌科菜。冬日摘食，味甜美。 ⑬拜柴荆 柴荆，猶言柴門。柴

荆，謂扣門拜年也。⑤恍然遊蜀路。放翁曾遊蜀中，此謂回憶舊遊之地也。⑥共一尊。尊同樽。共一尊，猶云同飲一杯酒也。⑦醉。小兒過歲也。⑧秣。秣……秣，以草飼馬也。蹇，驢也。此謂騎驢入山村，因覓草飼驢，而人亦藉以休息也。⑨本草。書名。言藥用草木之性。相傳爲神農氏作，實爲漢人假託。今有本草綱目一書，頗佳，爲明李時珍作。⑩冰髭結亂珠。謂口呵氣，卽結冰於鬚上，如細珠也。⑪輪臺。漢西域地名，漢時屯田於此。今新疆輪臺縣。⑫渭水。發源於今甘肅，經陝西境，入黃河。放翁遊蜀時，曾由蜀入陝境。⑬東吳市。指舊蘇州府屬地也。⑭拔長刀割彘肩。彘，豬也。彘肩，猶言豬肘。項羽賜樊噲以生彘肩，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於其上，拔劍切而食之。見史記項羽本紀。今係用此事。按：「拔長刀」原作「拔長劍」。史記原文亦作「劍」，然「劍」字無讀平聲者，此處亦無用仄音之例，故擬改爲「刀」字，以便初學誦讀。蓋「割」字在史記亦作「切」字，放翁亦不必盡依史記原文也。⑮關中父老……關中，今陝西省地。此十四字大意謂：今關中已爲金人所據，而其人民猶望中國能收復其地也。⑯寂寞……此十四字下放翁自註云：「華州，西溪郡，老杜所謂鄰縣亭子者。」按：此十四字謂「其地荒草中猶有少廢

詩碑在「此亦不忘故跡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試將任何四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。
- (二) 問范、陸詩有相同之點否？

一三 陸游文 選錄二篇

跋李莊簡公家書

○李文參政罷政歸鄉里，某年二十矣，時時來訪先君，劇談終日，每言○秦氏必曰「咸陽」，憤切慷慨，形於色辭。

一日，平旦來，共飯，謂先君曰：「聞○趙相過嶺，悲憂出涕，僕不然，謫命下，青鞵布韉行矣，豈能作○兒女態耶！」方言此時，日如炬，聲如鐘，其英偉剛毅之氣，使人興起。

後四十年，偶讀公家書，雖徙○海表，氣不少衰，丁寧訓戒之語，皆足垂範百世，猶想見其道「青鞵布韉」時也。

書包明事

包明者，不知其鄉里，少爲兵事。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，明常在府。紹興末，岐公以御史論罷，故例，一府之人皆罷，遇拜執政，則往事焉。久之，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，一府皆往，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，於是明獨不肯往，曰：「是嘗論擊吾公者，持何面目事之！」雖妻子飢寒，不之顧。未幾，以病死。

方岐公貴時，所薦達士大夫多矣，至其失勢，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！且岐公平日待明，非有異於衆人也，汪公之拜，一府俱往，非獨明也，明而往事汪公，非有負也，泥塗賤隸，又非曰清議所及，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，蓋有古烈士之風矣！書其始末，使讀者有感焉。

【作者】

見前課。

【題義】

陸游之文，向不為後人所稱道，蓋為詩名所掩也。實則游之文在宋人中亦不下於小蘇、曾、王。雖派別不同，而資望正復相等。今所選兩篇，均為激發忠義之作，尤為其特色。游又嘗撰南唐書，亦頗有史才。其在南宋，不得不推為一大作家。

【註釋】

①李丈 謂李光。光於高宗時除參知政事，與秦檜不合，貶瓊州。孝宗時，追謚忠簡。②秦氏……秦氏，謂秦檜。增陽，秦之都城，今以咸陽稱秦檜，因不欲言其名，故以此代之也。③趙相過嶺 趙相，謂趙鼎被秦檜所惡，貶謫潮州。潮州，廣東省舊潮州府嶺為大庾嶺。廣東在嶺南，當時由中原往廣東，必過大庾嶺，故云過嶺。④青鞵布韞 「鞵」即今「鞋」字。「韞」即今「襪」字。⑤兒女態 謂如女子之態，臨行依依不舍也。⑥海表 指李光謫居之地，即瓊州。今廣東瓊縣。其地在南海中，故云海表。表，外也。⑦湯岐公 名思退。紹興時知樞密院事，進尚書左僕射。故云自樞密至左相。⑧紹興 宋高宗年號。⑨故例 猶云舊例，成例。⑩御史中丞汪澈 汪澈，

字明遠。時爲御史。嘗劾左相湯思退。

○清議。猶云公論。「非清議所及」猶云公論所不責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問跋李氏家書一篇其佳處何在？
- (二) 問書包朋事一篇，有一極小部份，與現代思潮不合，試指出其所在。

一四 文天祥詩 選錄六首

赴闕

楚月穿春袖，吳霜透曉。○韉。壯心欲。○填海，苦膽爲。○憂天。役役慙。○金注，
悠悠歎。○瓦全，丈夫竟何事，一日定千年。

南海

羯來南海上，人死亂如麻。腥浪拍心碎，飈風吹鬢華。一山還一水，無國亦無
家。男子千年志，吾生未有涯。

寄惠州弟

五十年兄弟，一朝生別離。○雁行長已矣，馬足遠何之！
葬骨知無地，論心更有誰！親喪君自盡，○猶子是吾兒。

呈中齋

風雨①羊腸道，飄零萬死身。牛兒朝共載，木客夜爲鄰。②庾子江南夢，③蘇
郎海上貧。悠悠看晚渡，誰是濟川人！

自歎

海潤南風慢，天昏④北斗斜。孤臣傷失國，遊子歎無家。官飯身如寄，征衣鬢
欲華。⑤越王臺上望，家國在天涯。

十二月二十日作

家國哀千古，星霜忽一周。黃沙漫故道，白骨委荒丘。⑥許遠死，何晚！⑦李陵
生自羞！⑧南來冠不改，吾且任吾囚。

【作者】

文天祥字履善，號文山。南宋廬陵人。舉進士第一。宋末起兵抗元，兵敗被執，囚於燕京，四年不屈，被害於端平三年（公元一二三六）被害於至元十九年（公元一二八二）四十七歲。

【題義】

宋人詩自黃山谷而下，皆學杜甫，然其意境乃愈趨而愈窄狹，文天祥之詩亦學杜甫，然與其他宋人之學杜者不同。是非詩之關係，乃人之關係。天祥當國破家亡之際，起義抗元，事敗而死，其人格固遠過於杜甫，然其所遭時代則有略相似者。而一以忠義爲歸，則爲二人所同。故天祥詩於杜爲近，而在蘇黃范陸外能自成一家也。今所選各首，除第一首外，其他皆被元人所執北行時作。讀其詩，可想見其爲人。

【註釋】

○韉 音箋，馬鞍具也。 ○填海 係用精衛填海事。相傳，精衛爲海邊小鳥，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。古稱炎帝女溺死所化。見述異記及博物志。後人言苦心孤詣，自忘力弱，常用此事。 ○憂天 係用杞人憂天事。原出列子。略謂：有杞人常憂天欲墮。後人謂無益之憂慮，或過分之憂慮，常用

此事。今謂愛國等於杞人憂天，含自諷之意。④金注 博場中用以賭勝負之物曰「注」。如傾其所有以決最後之勝負，謂「孤注一擲」是也。「金注」二字見莊子達生篇，謂博者以金爲注也。以金爲注，勝負所關甚巨。此處用以喻兩國決戰也。⑤瓦全 係用元景皓語。「丈夫寧可玉碎，不能瓦全。」見北齊書，意爲丈夫寧可殉節而死，不可屈節以求活也。此處「歎瓦全」是對於求全者不勝慨歎之意。⑥雁行 行，音杭。行列也。雁飛行列整齊，雁行，比兄弟也。⑦猶子是吾兒 猶子，姪也。天祥以其弟壁之子陞爲嗣，故云云。⑧羊腸道 謂路之曲而狹，如羊腸也。羊腸又爲阪名。戰國時趙之要塞，然查與此句無涉。⑨庾子…… 庾子，南北朝時庾信也。信本南人，出使北朝，留不得歸，然心不忘江南，嘗有小園賦以見志。故云「江南夢」。此天祥借庾信以自比也。⑩蘇郎…… 蘇郎，謂西漢時蘇武也。武出使匈奴，匈奴留之北海邊，牧羊，歷十九年，始以計脫歸。北海，即今西比利亞之貝加爾湖。此亦天祥借蘇武以自比也。然庾信稱庾子，蘇武稱蘇郎，皆不經見。⑪北斗 星名。⑫越王臺 在今廣東越秀山。相傳爲漢時南越王趙佗所築。此詩作於廣東，故云。⑬許遠…… 許遠，唐將。玄宗時安祿山反，許遠與張巡同守睢陽，力盡被執，諸人

皆死，遠死最遲。當時頗有非議之者。此天祥自謂不可如許遠也。④李陵……李陵，漢將，與匈奴戰，兵少，力窮而降。後頗自悔。此天祥自謂不可如李陵也。⑤南來……南來，謂自南方而來也。寇不改，謂仍戴南方之冠而不改也。係用春秋時鍾儀事。晉侯觀於軍府，見鍾儀，而問之曰：「南冠而縶者誰也？」有司對曰：「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」見左傳。按：南冠不改，示不忘故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文天祥詩與黃庭堅詩比較，而尋出其異同之點。
- (二) 將文天祥詩與陸游詩比較，而尋出其異同之點。

一五 蘇辛詞 選錄六首

念奴嬌 赤壁懷古

蘇軾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間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蝶戀花

蘇軾

花褪殘紅青杏。小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！牆裏鞦韆，牆外道。牆外行人，牆裏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悄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。

行香子

蘇軾

清夜無塵，月色如銀。酒斟時須滿十分。浮名、浮利，○虛苦勞神。○歎○隙中駒，石中火，夢中身。雖抱文章，開口誰親！且陶陶樂盡天真。幾時歸去，作箇閒人。對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雲。

——東坡集——

滿江紅

辛棄疾

家住江南，又過了清明寒食。花徑裏，一番風雨，一番狼藉。紅粉暗隨流水去，園林漸覺清陰密。算年年落盡刺桐花，寒無力。庭院靜，空相憶。無處說，閒愁極。怕流鶯乳燕，得知消息。尺素如今何處也。綠雲依舊無蹤跡。漫教人羞去上層樓，平蕪碧。

滿江紅 山居卽事

辛棄疾

蘇 辛 詞

【題義】

詞起於唐末，五代，而盛於宋。今之言文學者，莫不以唐詩、宋詞為各一時代之代表作也。今按唐、五代詞多風情小令，宋初晏殊、歐陽修等亦復如是。至蘇軾始一變其格，於是波瀾壯闊，意境迴殊。辛棄疾繼之，遂成一派。今合選蘇、辛詞為一課。蘇詞第一首題意見本詞。辛詞末首之題，所謂京口，即今鎮江，北固亭，為三國時孫權遺迹。其他各首之題皆甚明白，茲不多言。

【註釋】

○三國周郎赤壁。三國時諸葛亮與周瑜合攻曹操於赤壁，大敗之。參看本冊赤壁之戰一篇。句中周郎，謂周瑜也。按孫、劉慶兵之赤壁，在今湖北嘉魚縣北江濱；而黃岡縣城外亦有赤壁，東坡曾游其地，前後兩次作赤壁賦。賦中及此詞中，均言曹操戰事。或謂東坡用事有誤，實亦非誤，乃借用耳。論文學者，不當將其作地理書讀也。○崩雲……「崩雲」汲古閣本作「穿空」、「裂岸」。汲古閣本作「拍岸」。今按，「亂石排空，驚濤拍岸」本為諸葛亮黃陵廟記中語。東坡借用之也。汲古閣本差為近是。○雪「雪」字用在此處為「浪」之代語。○公謹 周瑜字也。○小橋……「驕」亦作「橋」。小橋為漢太尉橋玄之女，嫁與周瑜。○綸巾……綸音關。綸

巾，青絲綬爲巾也。「羽屐綸巾談笑間」指諸葛亮，謂其態度從容也。④強虜……強虜，指虜

操。灰飛煙滅，指操之水軍被燒燬也。⑤小 汲古閣本作「子」字。今按，小字在此處係壓韻，汲古

閣本作「子」字，非是。⑥虛苦勞神 汲古閣本作「休苦勞神」，義較長。⑦隙中駒 用史記

語「人生一世間，如白駒過隙」。白駒，謂日影，言在壁隙中見日光之過，片刻即逝。謂光陰之迅速也。⑧石中火 古代多敲石取火。石中火，亦轉瞬即逝之意。⑨飽看修竹何妨肉 東坡詩云：

「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」此處係承其意而反言之。⑩明珠 指

泉。謂泉水飛濺如珠也。⑪雲連麥隴 謂麥黃如雲也。⑫雪堆蠶簇 謂蠶白如雪也。⑬年

少萬兜鍪 兜鍪，首鎧。戰時戴之以禦兵刃。萬兜鍪，謂士卒之衆多也。年少萬兜鍪，謂年少而率領

衆軍也。此指孫權而言。⑭曹劉 謂曹操、劉備也。⑮生子…… 仲謀爲孫權字。此句爲曹操

稱孫權語。

【習題】

(一) 試將任何一首之大意改寫爲新詩。

(二) 試將任何一首之大意改寫爲小品文。

一六 周姜詞 選錄四首

蘇幕遮

周邦彥

燎沈香，消溽暑。鳥雀呼晴，侵曉窺檐語。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故鄉遙，何日去？家住吳門，久作長安旅。五月漁郎相憶否？小櫓輕舟，夢入芙蓉浦。

浣溪紗

周邦彥

樓上晴天碧四垂，樓前芳草接天涯。勸君莫上最高梯。新筍已成堂下竹，落花都上燕巢泥。忍聽林表杜鵑啼。

點絳脣

周邦彥

征騎初停，酒行莫放離歌舉。柳汀蓮浦，看盡江南路。苦恨斜陽冉冉催人

去空回顧，淡煙橫，不見揚鞭處。

揚州慢

姜夔

淳熙丙申至自，予過維揚，夜雪初霽，齊麥彌望。入其城，則四顧蕭條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漸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懷愴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予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。

① 淮左名都，② 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，盡薺麥青青。自③ 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漸黃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④ 杜郎俊賞，算如今重到須驚。縱⑤ 豆蔻詞工，⑥ 青樓夢好，難賦深情。⑦ 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冷月無聲。念橋邊⑧ 紅藥，年年知爲誰生！

白石道人歌曲

【作者】

周邦彥，字美成，號清真居士。宋錢塘人。精通音律。徽宗時立「大晟樂府」，命美成爲「大晟樂正」。

生於嘉祐二年（公元一〇五七）卒於宣和三年（公元一一二一）六十五歲。

姜夔，字堯章，號白石道人。南宋鄞陽人。寓居武康。夔亦通音律，能自製新腔。約生於紹興二十五年（公元一一五五）卒於端平二年（公元一二三五）約八十一歲。

【題義】

蘇辛之詞，雖自闢一境界，然皆不能入樂。在北宋時，詞入之知樂者，則有柳永及周邦彥。南宋繼邦彥之後，則推姜夔，亦恰似辛棄疾之於蘇軾也。今合選周、姜詞爲一課。夔詞作於揚州，時在宋室南渡以後，感時傷事，故詞意尤極悲壯蒼涼。

【註釋】

○吳門 蘇州之別稱。○長安 本漢、唐建都之地，後人多用「長安」二字爲「京都」之代稱。○已 汲古閣本作「看」字。○上 汲古閣本作「入」字。○淮左 謂淮河之左也。○竹西 謂揚州。按，唐人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：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。」後因以「竹西」爲揚州之別稱。○胡馬窺江 謂金人南侵也。○杜郎…… 唐杜牧在揚州，喜作冶遊。

豆蔻詞工，杜牧贈別詩有「豆蔻梢頭二月初」之句。◎青樓夢好，杜牧遣懷詩有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之句。◎二十四橋，在揚州城外，或謂其數有二十四，或謂卽吳家磚橋，又名紅藥橋，昔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，因以得名。◎紅藥，卽芍藥也。揚州產芍藥，頗有名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試將任何一首改寫爲新詩。
- (二) 試將任何一首改寫爲小品文。

一七 漱玉詞斷腸詞 選錄四首

如夢令

李清照

昨夜雨疎風驟。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捲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

怨王孫

李清照

湖上風來波浩渺。秋已暮，紅稀少。水光山色與人親，說不盡，無窮好。蓮子已成荷葉老。青露洗蘋花汀草。眠沙鷗鷺不回頭，似也恨人歸早。

漱玉詞

菩薩蠻 木樨

朱淑真

也無梅柳新。標格也無桃李妖嬈色。一味惱人香，羣花爭敢當。自情

漱玉詞斷腸詞

八七

知天上種，飄落深岩洞。不管月宮寒，將枝比並看。

柳梢青 梅

朱淑真

凍合疎籬。半飄殘雪，斜臥低枝。④可便相宜？烟藏修竹，月印寒池。亭亭佇立移時。拌瘦損無妨爲伊。誰賦才情？畫成幽思，寫入新詞。

——斷腸詞——

【作者】

李清照，號易安居士。宋濟南人。李格非女，趙明誠妻。生當北宋之末，值金人南侵，流離遷徙，痛苦備嘗。或謂後改嫁張汝舟，今人多已辨明其誤。

朱淑真，自號幽棲居士。南宋海寧朱氏女。或謂爲朱子之族，或謂非是。所適非偶，鬱鬱以終。

【題義】

李清照與朱淑真爲宋代之兩大女詞人。李所著曰漱玉詞，朱所著曰斷腸詞。後人有爲之合刊者。

今亦合選爲一課以見女子文學之一斑並以見蘇辛周姜外之宋詞也

【註釋】

①標格 猶風格。②爭 卽今「怎」字。③情知天上種 俗謂月中黑影爲一桂樹。西陽雜俎云：「月中有桂樹，高五百丈，下有人常斫之，樹創隨合。人姓吳，名剛，學仙有過，謫令伐樹。」今天上種云云，用此事也。「情」字在古書中常爲「誠」字之假借，墨子書中甚多，今按此處「情知」之「情」字，亦當作「誠」字解。④可 疑問詞，猶云「可否」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第一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。
- (二) 將其他三首各改寫爲小品文。

一八 元西域人詩 選錄八首

淮南田歌 三首之一

馬祖常

○蒲生亦有筍，○菰生亦有米。○可憐芙蓉花，照影秋塘裏。

淮南漁歌 三首之一

馬祖常

渡江問魚價，人來索酒錢。婦姑亦不惡，便煮縮頭鱸。

——石田集——

宿臺城山絕頂

薩都刺

江白潮已來，山黑月未出。樹杪一燈明，雲間人獨宿。近水④星動搖，河漢下垂屋。四月夜深寒，繁露在修竹。

秋日池上

薩都刺

顧茲林塘幽，消此閒日永。飄風亂萍蹤，落葉散魚影。天清曉露涼，秋深藕花冷。有懷無與言，獨立心自省。

雁門集

月湖竹枝題四明俞及之竹嶼卷 四首之一

迺賢

五月荷花紅滿湖，團團荷葉綠雲扶。女郎把釣水邊立，折得柳條穿白魚。

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應成立題

迺賢

澹月溶溶隔畫樓，一枝香雪近簾鉤。山禽似怨春歸草，獨立花間白頭。

題畫

荒荒野日低，漠漠江雲冷。喬林延暮光，澄波浴秋影。高人千載懷，乾坤一漁

丁鶴年

艇。

畫竹

丁鶴年

拂素寫晴窗，
亭亭玉一雙。
蒼龍雷喚醒，
風雨徧湘江。

——鶴年詩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馬祖常，字伯庸，號田石。本為永古特部人。其高祖為鳳翔兵馬判官，其子孫在中國，遂以馬為姓。常生於至元十六年（一二七九）卒於後至元四年（公元一三三八）六十歲。

薩都刺，又作薩都拉，字天錫，號直齋。本回回人。後居雁門，稱雁門人。生於至大元年（公元一三〇八）卒年未詳。

迺賢，合魯人。「合魯」又譯作「葛邏祿」，意譯為馬。迺賢字易之，故又稱合魯易之，又稱馬易之。清人又改譯為納新。其在中國，嘗居南陽，稱南陽人。又嘗居鄆，稱鄆人。

丁鶴年，字鶴年，一字永庚。本西域人。世居中國。鶴年曾居四明，又居武昌。生於元元統三年（公元

一三三五）卒於明永樂八年（公元一四一〇）九十歲。

【題義】

談文學史者，或謂詩至唐而止，於宋當言詞而無詩，於元當言曲而無詩詞，或於宋詩亦稍稍言之，而於元詩則多以為無足觀矣。然元代漢人之詩固無甚特色，而西域人所作「漢詩」一則有反過於漢人者。在文學史上，不得忽視之也。今選馬祖常等四人之詩，以備一格。其中以丁鶴年為最佳。其人雖皆久居中國，然其祖籍皆非中國，今讀其詩，可見外族同化於漢族之深。

【註釋】

①蒲生亦有筍 蒲初生芽，如筍，可食。 ②菰生亦有米 菰所結實曰菰米。 ③可憐芙蓉花：此言蒲有筍，菰有米，而芙蓉則華而不實，是以物喻人也。「照影秋塘裏」，謂以秋塘為鏡，而寫其影，有顧影自憐之意。 ④星動搖 謂水中之星影也。 ⑤香雪 謂梨花也。此處「香雪」二字，即梨花之代語。 ⑥山禽…… 白頭翁鳥，本生而白頭，今謂因怨春歸而白頭，是一種修辭方法。 ⑦素 謂絹也。 ⑧亭亭…… 亭亭，獨立貌。謂竹也。「玉」字即為「竹」之代語。

①蒼龍 亦謂竹也。②湘江 卽今湖南之湘水。其地產竹，有斑點，謂之「斑竹」。相傳舜死於蒼梧，二妃追至湘水而死，淚灑竹上成斑，其後所產新竹，亦皆有斑。今嗜用此事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各以己意評論四人之詩以何人爲最佳。須略說理由。
- (二)用今日通行之民歌格式，改寫馬祖常詩。

一九 元人散曲 選錄四首

落梅風 江天暮雪

失名

①彤雲布，②瑞雲飄。愛垂釣老翁堪笑。③子猷凍將回去了，寒江怎生獨釣！

清江引 采石江上

張可久

江空月明人起早，渺渺蘭舟棹。風清白鷺洲，花落紅雨島。一聲杜鵑春事了。

小桃紅 憶疏齋學士郊行

張可久

飛梅和雪灑林梢，花落春顛倒。④驢背敲詩暮寒峭。路迢迢，相逢不滿疏翁

笑。⑤寒郊瘦島，塵衣風帽，⑥詩在灞陵橋。

天沙淨 秋思

馬致遠

枯藤老樹昏，⑦雅小橋流水，人家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！

【作者】

張可久，字伯遠，號小山。元慶元人。以路吏轉首領官。善作散曲。

馬致遠，字東籬，元大都人。江浙行省務官。爲「雜劇」名家，亦善作「散曲」。

【題義】

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久被稱爲各是一時代之代表作。所謂元曲，不僅指「雜劇」而言，亦兼及「散曲」。「散曲」係直接由詞變化而來，與「雜劇」之扮演故事者不同科。今選錄數首以示一例。讀唐詩、宋詞而後，不可不讀此也。

【註釋】

①形雲布 形，讀若同。紅色也。俗以彤雲爲欲雪之兆。布，今通作佈。②瑞雪 俗以冬雪爲來歲

豐年之兆，稱爲瑞雪。③子猷…… 晉王徽之，字子猷，居山陰，冬夜雪霽月明，乘舟訪戴逵，及門

而返曰：「乘輿而來，輿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！」見世說新語。今反用其事，謂此時雖王子猷亦不能耐寒而歸矣。

④ 驢背敲詩 唐賈島赴舉，至京，騎驢賦詩，得「僧推月下門」之句，欲改「推」作「敲」，引手作推敲之勢，未決，不覺衝大尹韓愈，乃具言其故，愈曰：「敲字佳矣。」遂並轡論詩。見唐詩紀事。後人作詩，斟酌字句，多謂爲推敲。今驢背敲詩，係用此事。

⑤ 寒郊瘦島 郊，孟郊也。島，賈島也。皆唐詩人。後人評其詩，謂「郊寒，島瘦。」

⑥ 詩在灞橋 灞陵橋，在今陝西西安，跨灞水上。唐鄭綮能詩，或問近有新詩否？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，驢子背上，此何以得之！」見全唐詩話。今用其事。

⑦ 雅 同鴉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問今所選四首中，以何首爲悲壯？何首爲秀麗？何首爲冷峭？
- (二) 將任何兩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。

二〇 孔明借箭

羅貫中

話說○曹操駐軍三江口，中了周瑜之計，殺卻水軍都督蔡瑁、張允二人，於衆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爲水軍都督，以代蔡、張二人之職。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「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，今旣勦除，吾無憂矣！」魯肅曰：「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！」瑜曰：「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○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○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」

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「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便是，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」肅曰：「何喜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」○說得魯肅失色，問曰：「先生何由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這條計只好弄蔣幹。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

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。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毛玠，于禁爲水軍都督，則在這兩個手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，恐公瑾心懷妬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」

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。吾決意斬之。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卻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

次日，聚衆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，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爲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爲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甚合愚意，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爲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，敢問

十萬枝箭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可完辦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曹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！願納^①軍令狀，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收了文書，置酒相待，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來日造起，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」飲了數杯，辭去。

魯肅曰：「此人莫非詐乎？」瑜曰：「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自對衆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，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可說。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卻來回報。」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「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

敬不肯爲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教我！」肅曰：「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！」孔明曰：「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隻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爲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佈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，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。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！」

肅允諾，却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，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「且看三日後如何回復我！」

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，卻不見孔明動靜。第二日，亦只不動。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「公召我來何意？」孔明曰：「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」肅曰：「何處去取？」孔明曰：「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」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

④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，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播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「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吾料曹操不敢輕出，吾等只顧酌酒取樂。」

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播鼓吶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「彼軍大膽，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，可撥水軍弓弩亂箭射之。」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，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吊回頭，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。一面播鼓吶喊。頃之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「謝丞相箭！」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，追之不及。曹操懊悔不已。

却說孔明回船，謂魯肅曰：「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，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，即將來射曹軍。」魯肅拜服。

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萬餘枝，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，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「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。」

— 三國志演義 —

【作者】

羅貫中，又作羅本，又作羅道本。或謂元明間杭州人。事迹無考。今所傳三國志演義，亦非一手作成，大抵羅貫中爲增修之一人而已。

【題義】

中國小說，唐人有「傳奇」，宋人有「評話」，皆爲一時代之代表作。「傳奇」於本教科書第三

冊已選南柯太守傳一篇，以概其餘。宋人「評話」則由「說話人」說與人聽，故其書又稱「評本」。所謂說話人，今尚有之，卽南方之說書人是也。話本爲說話人所自用，略如演劇者之有劇本。是在當時，「話本」不能離說話人而獨立，亦猶劇本之與演劇人也。宋人話本之存於今者，如宣和遺事、京本通俗小說等，其文亦甚拙陋，大抵當時重在說話人之口舌，而不重在書本上之文字耳。至元明間，其兩大巨著出，卽水滸及三國志演義是也。此兩書雖仍爲說話人所用，而同時已漸變爲供人閱讀之書，既漸漸能離說話人而獨立矣。今選錄三國志演義一節，以見一斑。其首尾銜接處，略有更改，中間涉及迷信處，亦略爲刪除。蓋爲選作教材起見，不得不如此。然於原文大意，初無損失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曹操駐軍三江口……初，周瑜察得曹操水軍都督蔡、張二人治軍甚能，適曹操使蔣、幹至吳見瑜，瑜僞造蔡、張二人之書，言通吳事，故使幹見之，幹因竊其書而歸，以報曹操，操遂殺蔡、張，既而悔之，然已無及。○獨有諸葛亮……時諸葛亮方與周瑜謀合力攻操，然瑜忌亮能，屢欲害之。

㊸子敬 爲魯肅之字。 ㊹說 驚嚇貌。 ㊺則在這兩個……元曲中「只」字多書作「則」字。按此處「則」字亦應作「只」字解。瑜知毛于二人無能，謂「只這兩個，人便要送了水軍性命。」 ㊻公瑾 爲周瑜之字。 ㊼軍令狀 具結保證，其事如違，願依軍令處罪者，謂之軍令狀。 ㊽當夜五更…… 此上略有刪改處，因原文謂諸葛亮預知是日有大霧云云，涉及迷信，故酌量刪去，然終期於原意無損礙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此篇大意改寫爲今日通行之劇本。
- (二) 指出本篇中最有精彩之處。

三孟，嗟吁涕洟而告之曰：

一鳴呼！傷哉！

緊何人！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。吾與爾皆中土

之產，吾不知爾郡邑。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鄉，游宦不踰千里。

吾以竄逐而來此，宜也。爾亦何辜乎？聞爾官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爾率妻子躬

耕可有也。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？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？嗚呼！傷

哉！爾誠戀茲五斗而來，則宜欣然就道；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，蹙然蓋不任其憂

者？夫衝冒霧露，扳援崖壁，行萬峯之頂，飢渴勞頓，筋骨疲憊，而又瘴癘侵其外，憂

鬱攻其中，其能以無死乎？吾固知爾之必死，然不謂若是其速，又不謂爾子、爾僕

亦遽爾！奄忽也，皆爾自取，謂之何哉！吾念爾三骨之無依，而來瘞爾，乃使吾有

無窮之愴也！嗚呼！痛哉！縱不爾瘞，幽崖之狐成羣，陰壑之虺如車輪，亦必能葬

爾於腹，不致久暴露爾。爾既已無知，然予何能為心乎！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，

三

山川

二年矣，歷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傷若此，是吾為爾者重，而自為者輕也。吾不宜復為爾悲矣。吾為爾歌，爾聽之。歌曰：

「連峯際天兮，飛鳥不通。遊子懷鄉兮，莫知西東。莫知西東兮，惟天則同。異域殊方兮，環海之中。達觀隨寓兮，奚必予宮。魂兮魂兮，無悲以恫。」又歌以慰之曰：

「與爾皆鄉土之離兮，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，性命不可期。吾苟死於茲兮，率爾子僕來從予兮，吾與爾遨以嬉兮。膠紫彪而乘文螭兮，登望故鄉而嘯唏兮。吾苟生歸兮，爾子爾僕尚爾隨兮，無以無侶悲兮。道旁之塚纍纍兮，多中土之流離兮，相與呼嘯而徘徊兮。餐風飲露無爾飢兮，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，爾安爾居兮，無為厲鬼於茲墟兮。」

3, 4, 5, 21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17, 65

Shanghai

Handwritten scribbles on the left margin.

Handwritten notes below the main text.

Handwritten scribbl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.

【作者】

王守仁，字伯安。明餘姚人。正德時，官兵部主事，為劉瑾所忌，謫龍陽驛丞。後巡撫江西，平定宸濠之亂。卒，諡文成。嘗築室陽明洞中，聚徒講學，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。生於仁化八年（公元一四七二）卒於嘉靖七年（公元一五二八）五十七歲。

【題義】

王守仁在明代，雖不僅以能文著稱，然其文皆本於真學問，真性情，有非其他文人所能及者。此篇作於謫居龍場時，於流離困苦之中而能自慰，於悲痛泣涕之餘而作達觀，誠為抒情佳作也。

【註釋】

- ① 正德 明武宗年號。
- ② 吏目 官名。
- ③ 龍場 驛名，在今貴州修文縣。時王守仁謫為龍場驛丞，其地漢苗雜居，甚為荒僻。
- ④ 土苗 謂苗民也。
- ⑤ 覘 探視也。
- ⑥ 薄午 薄，迫也。薄午，謂近午時也。
- ⑦ 畚鍤 畚，盛土之器。鍤，起土之器也。
- ⑧ 麓 山足也。
- ⑨ 坎 穴也。
- ⑩ 繫

發語詞。①吾以竄逐而來此 謂以貶謫而來也。②奄忽 有倏忽之義。此謂速死也。③虺 如車輪 虺，蛇也。如車輪，言其粗如車之輪也。④紫彪 彪，小虎也。紫，謂其毛作紫色也。⑤文螭，龍屬也。文，謂其鱗甲有文彩也。⑥厲鬼 惡鬼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哀祭之文，大概一味悲觀者居多，惟此文不盡然。試從他書中覓取祭文一二篇，與此篇比較。
- (二) 指出兩歌中用韻之處。
- (三) 略說明本文思想與作者平日修養之關係。

一一一 歸有光文 選錄二篇

見村樓記

崑山治城之隍，或云卽古婁江。然婁江已湮，以隍爲江，未必然也。

吳淞江自太湖西來，北向，若將趨入縣城，未二十里，若抱，若折，遂東南入於海。江之將南折也，背折而爲新洋江。新洋江東數里，有地名羅巷村，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，因自號爲羅村云。

中丞遊宦二十餘年，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，其後每遷官，輒隨，歷東兗、汴楚之境，自岱岳、嵩少、匡廬、衡山、瀟湘、洞庭之渚，延實無不識也。獨於羅巷村者，生平猶昧之。

中丞旣謝世，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，有樓翼然出於城闕之

上，前俯隍水，遙望，三面皆吳淞江之野，塘浦縱橫，田^①塍如畫，而村墟遠近映帶。
延實日焚香灑掃，讀書其中，而名其樓曰見村。

余間過之，延實爲具^②。念昔與中丞遊，時時至其故宅，所謂南樓者，相與飲酒，論文。忽忽二紀，不意遂已隔世。今獨對其幼子^③，悲悵者久之！城外有橋，余常與中丞出郭，造故人方思曾，時其不在，相與憑檻，嘗至暮，悵然而返。今兩人者皆亡，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，予能無感乎！

中丞自幼攜策入城，往來省墓，及歲時出郊嬉遊，經行^④術徑，皆可指也。^⑤
孔子少不知父葬處，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，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。

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，依然水木之思，肅然桑梓之懷，愴然霜露之感矣！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，史傳中多其人。延實在勉之而已！

嘉靖戊戌之春，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。

吾崑之馬鞍山，小而實奇。軒在山之麓，旁有泉，芳冽可飲。稍折而東，多盤石。山之勝處，俗謂之東崖，亦謂劉龍洲墓。以宋劉過葬於此。墓在亂石中，從墓間仰視，蒼碧嶙峋，不見有土，惟石壁旁有小徑，蜿蜒出其上，莫測所往。意其間有仙人居也。

始，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，令能好文愛士，不爲俗吏者，稱名父。今奉以爲名父祠。嗟夫！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，吾黨之聚於此耶！

時會者六人，後至者二人。潘士英嘉定來，汲泉煮茗，翻爲主人。余等時時散去，士英獨與其徒處。烈風暴雨，崖崩石落，山鬼夜號，可念也。

——震川文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歸有光，字熙甫。學者稱爲震川先生。明崑山人。生於正德元年（公元一五〇六）卒於隆慶五年（公元一五七一）六十六歲。

【題義】

歸有光文善描寫家庭間瑣屑之事，並善言家人朋友間死生離別之感。如先妣事略、項脊軒記等篇，爲一般國文讀本中所常見。今選見村樓記、野鶴軒記二篇，是會蔣生所謂「寥寥短章，而真史記」者也。歸氏之文，源出於史記及歐陽修，但氣魄略欠雄厚耳。然以家常瑣事爲題材，不避俚俗，但求真實，與今人文學理論相同。此誠歸文之特色也。

【註釋】

①崑山 縣名，屬今江蘇省。②隍 城池也。城外溝，無水，曰隍。③婁江 今江蘇吳縣之劉河，亦稱婁江。然本文謂婁江已堙，則所謂古婁江當爲別一江，或指今日婁江之故道也。④吳淞江 太湖之支流。至上海，合黃浦，入海。⑤太湖 湖名。古震澤。又名笠澤。跨江、浙兩省。⑥江右南 昌 江右，指江西省地。南昌，明南昌府，今江西南昌縣。⑦東莞泮楚 東莞，明清山東兗州府魯

【習題】

(一) 將本課中任何一篇改為白話。

(二) 本課兩篇其表面皆為記事，然記事之中，實包涵情感。試從他書中覓取「記事而不兼抒情」之父，與此兩篇比較。

口 有 光 文

府治為今滋陽縣。汴指河南。楚指湖北。④岱岳……岱岳即泰山在山東泰安縣。嵩為嵩山，少

為少室山，在河南登封縣。匡廬在江西星子縣北，一名匡山，通稱廬山。瀟湘二水名，均在湖南。洞庭

湖名，在湖南省境。巴陵縣為其入江之口。⑤關音因，城內重門也。⑥滕音乘，平聲。田畦也。

⑦鮒同飯。⑧衛邑中道也。⑨孔子少不知父葬處……孔子少孤，不知其父墓，問於

柳曼父（音都萬甫）之母，然後知之。事見禮記檀弓。本文中執父即曼父也。⑩嘉靖明世宗

年號。⑪馬鞍山一名崑山，在今江蘇崑山縣。⑫劉龍洲墓劉過，字改之，號龍洲，宋詞人，卒

葬於崑山。⑬嶙峋謂山起伏不平也。⑭蜿蜒謂路曲折也。

一三三、管夫人畫竹記

侯方域

○曹州余尉出畫竹一幅以示余曰：「此元管夫人所作也。出自大內。明亡後，遊燕市而得之。」

嗚呼！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，中貴人掌之，而猶誌之以璽。曰：「祕閣之寶。」今出自天子之宮，而入尉之手，廢興之故，可以感矣！

然方其在大內也，雖玉其積而金其緘，而天子萬幾，結歲不觀，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，書畫不能以其落實爭也。雖中貴人掌之，而彼日營爲酒食，醉飽則鬪雞、馴貓，亦不知觀。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，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，不能到也。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。方且真僞雜而美惡溷，不過榮其外而已。尉乃鑒之，別之，愛之，重之，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，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

於天子之宮，而緇於尉之手者。嗚呼！適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！

尉又云：「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，詭辭以歲久剝落，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。」時尉方求補官，舍於太保之館，因逡巡以去。其後數見太保，輒問曰：「畫固在乎？曾求國工治裝乎？」言之而笑。尉終不獻。太保亦不更索也。嗚呼！尉誠高矣。若太保者，不具論，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！

余嘗觀之：其絹細密有堅致，非近世所能爲。竹瀟灑神韻，旁有石歷落而遠。其爲管夫人作無疑。

管夫人者，趙文敏之妻也。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。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。豈當時矜重而求索，不獲辭耶！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○彼黍離離之感耶！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！然當時仕之以顯官，矜重其翰墨，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，不憂不戚，夫婦偕老。嗚呼！當時之所以待○勝國者厚矣！

凡此皆其可記者也。余因爲記之。

——莊悔堂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侯方域，字朝宗，號雪苑。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（公元一六一八）卒於清順治十一年（公元一六五四）三十七歲。餘詳見國朝三家文鈔小傳一課。

【題義】

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爲清初之三大家。四庫書目提要云：「侯方域之文，才人之文；魏禧之文，策士之文；汪琬之文，儒者之文。」邵長蘅云：「三家之文：侯氏以氣勝，魏氏以力勝，汪氏以法勝。」今按：侯氏之文，豪邁不拘，然亦間有草率處。於司馬遷爲近。魏氏之文，凌厲雄傑，慷慨淋漓。汪氏之文，則從容不迫，頗能演歐陽永叔歸震川之餘緒也。今各選一篇，以見一斑。而細味斯篇，則可知藝術品當供識者之賞鑒，不當爲富貴人所祕藏也。

【註釋】

曹州余尉 曹州今山東荷澤縣。余，姓。尉，官名。 管夫人 管夫人名道昇，字仲姬，元趙孟頫之妻。夫婦均善書畫。 大內 謂宮廷中也。 中貴人 內臣之貴幸者也。後世專指宦官爲中貴人。 玉其積而金其絨 積，匣也。玉其積，謂以玉爲匣。絨，封鎖也。金其絨，謂鎖具以金爲之。此爲珍重收藏之意。 天子萬幾 謂人君治理萬事也。 妬寵工媚者 指宮女也。 吳中 今蘇州也。 國工 謂一國著名之工匠也。此工是指裱畫匠而言。 不貪爲寶 此爲成語。謂「不貪」二字卽爲寶物也。 彼黍離離 「彼黍離離」爲箕子過殷故墟所作詩之一句，用以寫其故國之感也。今借用。 勝國 指宋也。勝，通遜。遜，讓也。諱言宋爲元滅，而云宋讓國於元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本篇亦記事而兼抒情者。試指出其發抒者爲何種情感。
 (二) 分別指出宋太保余尉及作者對於藝術品之觀念如何。

二四 宗子發文集序

魏 禧

今天下治古文者衆矣。好古者，株守古人之法，而中一無所有，其弊爲優孟之衣冠。天資卓犖者，師心自用，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，動而取敗。蹈是二者，而主以自滿假之心，輔以流俗諛言，天資學力所至，適足助其背馳，乃欲卓然並立于古人，嗚呼！難哉！

雖然，師心自用，其失易明；好古而中無所有，其故非一二言盡也。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于集義，文章之能事在于積理。今夫文章，六經、四書而下，周、秦諸子，兩漢百家之書，于體無所不備。後之作者，不之此，則之彼。而唐、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，參和雜糅，鎔鑄古人以自成，其勢必不可以更加。故自諸大家後，數百年間，未有一人獨創格調，出古人之外者。

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。識不高于庸衆，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，則雖有奇文與左史、韓歐陽並立無二，亦可無作。古人具在，而吾徒似之，不過古人之再見，顧必多其篇牘，以勞苦後世耳目，何爲也！

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。窮思力索，以求其必得。鍾太傅著書法曰：「每見萬彙，皆畫象之。」韓退之稱「張旭書變動猶鬼神，不可端倪。」天地事物之變，可喜，可愕，一寓于書。人生平耳目所見聞，身所經歷，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。雖市儈、優倡、犬猾、逆賊之情狀，竈婢、丐夫、米鹽、凌雜鄙褻之故，必皆深思而謹識之，醞釀蓄積，沈浸而不輕發，及其有故臨文，則大小、淺深，各以類觸，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。譬之富人積財，金玉、布帛、竹頭、木屑、糞土之屬，無不豫貯，初不必有所用之，而當其必需，則糞土之用，有時與金玉同功。吾蓋嘗見及于是，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，自易堂諸子外，不敢輕語人。而長安王築夫、寶應朱秋崖、興

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。

一日，子發持其文屬予序。論旨原本六經，高者規矩兩漢，與歐陽、蘇、曾相出入。子發持高節，獨行古道，而虛懷善下人，他日所極，吾烏能測其涯涘！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，以弁其端。嗚呼！天下之可語于此者，蓋多乎哉！

——魏叔子集——

〔作者〕

魏禧，字冰叔，一字叔子。明末清初江西寧都人。與其兄祥、弟禮，並有文名。世種寧都三魏。禧生於明天啓四年（公元一六二四）卒於清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年）五十七歲。餘詳見國朝三家文鈔小傳一課。

〔題義〕

此篇述治古文之法：在格調方面，儘可鎔鑄古人之程式，以爲造說之憑藉；而在內容方面，則新事

理與時俱增，爲文家所當細心體認，而一一表現之於文辭，務使事肖理顯，始爲極其能事，是殆非依傍古人之所能爲矣。其論精篤，可爲學文之範則。

【註釋】

○株守古人之法 謂死守古人之陳法，而不知變化也。「株守」二字原出韓非子。略謂：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，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復得，而身爲宋國笑。後人謂執固不通，多引此爲喻。

○優孟之衣冠 優孟爲楚莊王時之優人名孟也。嘗服孫叔敖之衣冠，而爲孫叔敖，莊王幾不能識。事見史記滑稽傳。後人凡稱假扮者多云「優孟衣冠」。

○左史 韓歐陽 謂左傳、史記、韓愈、歐陽修也。

○鍾太傅 鍾繇也。繇字元常。三國時魏潁人。官太傅。善書，與王羲之齊名。

○張旭 字伯高。唐代人。善草書。時稱爲「草聖」。

○易堂 魏禧在翠微峯上講學處。

○歐陽蘇曾 謂歐陽修、蘇軾、曾鞏也。

【習題】

(一) 指出本篇最重要之一段。

(二) 根據此文大意，作一短篇論文，說明作文取材之法。

二五 江天一傳

汪琬

江天一，字文石，○徽州歙縣人。少喪父，事其母及撫弟天表，具有至性。嘗語人曰：「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。」

前明崇禎間，縣令傅巖奇其才，每試輒拔置第一。年三十六，始得補諸生。家貧，屋敗，躬畚土築垣以居。覆瓦不完，盛暑則暴酷日中，雨至淋漓蛇伏，或張敝蓋自蔽。家人且怨且歎，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。

天一雖以文士知名，而深沈多智，尤爲同郡○金僉事公聲所知。當是時，○徽人多盜，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。而會○張獻忠破武昌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，麾下狼兵譁於途，所過焚掠，將抵徽，徽人震恐，僉事公謀往拒之，以委天一。天一腰刀，昧首，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，與狼兵○鏖戰，郛

門，斬金馘大半，悉奪其馬牛器械，徽賴以安。

順治二年夏五月，江南大亂，州縣望風，內附，而徽人猶爲明拒守。六月，唐藩自立於福州，聞天一名，授監紀推官。先是，天一言於僉事公曰：「徽爲形勝之地，諸縣皆有阻隘可恃，而績谿一面當孔道，其地獨平迤，是宜築關於此，多用兵據之，以與他縣相掎角。」遂築叢山關。已而清師攻績谿，天一日夜援兵登陣，不稍怠，開出逆戰，所殺傷略相當。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於績谿，而別從新嶺入，守嶺者先潰，城遂陷。大帥購天甚急，天一知事不可爲，遽歸，屬其母於天表，出門大呼：「我江天一也。」遂被執。有知天一者，欲釋之。天一曰：「若以我畏死耶！我不死，禍且族矣。」遇僉事公於營門，公目之曰：「文石！汝有老母在，不可死。」笑謝曰：「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！公幸勿爲吾母慮也。」至江寧，總督者欲不問。天一昂首曰：「我爲若計，若不如殺我，我不死，

必復起兵。」遂牽詣通濟門。大呼：「高皇帝者，三南向再拜訖，坐而受刑。觀者無不歎息泣下。越數日，天表往收其尸，瘞之，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。」

一當狼兵之被殺也，鳳陽督馬士英怒，疏劾徽人殺官軍狀，將致僉事公於死。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，復作籲天說，流涕訴諸貴人，其事始得白。自兵興以來，先後治鄉兵三年，皆在僉事公幕，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，而公獨推重天一，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。其後竟與公同死，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。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，遂爲之傳。

汪琬曰：「方勝國之末，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、凌公嗣，與僉事公三人，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。予聞天一游淮安，淮安民婦馮氏者，刲肝活其姑，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，欲疏於朝，不果，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。天一，本名景，別號石嫁樵夫。翁君漢津云。」

【作者】

汪疏，字著文，號鍾翁，又號堯峯。清長洲人，順治十二年進士，康熙時舉博學鴻詞，與修明史。生於明天啓四年。（公元一六二四）卒於清康熙二十九年。（公元一六九〇）六十七歲。餘詳見國朝三家文鈔小傳一課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寫金聲江天一殉國之烈，足見偉大之民族精神。而天一之於金聲，知遇最深，終與之同死，洵不愧為義烈之士矣。至於天一平賊拒清，善測地勢，為守禦，有古名將之風，是亦讀此文者所不可忽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徽州 舊府名。清屬安徽省。民國後廢府，所屬各縣，直接屬省。
○金聲 字希正。休寧人。休寧亦屬舊徽州府，故與江天一為同郡。聲於明崇禎間官御史，旋歸里。明亡後，殉難。
○張獻忠……

張獻忠與李自成並爲明末流寇。獻忠破武昌，總兵左良玉沿江東遁。麾下猶云部下。狼兵，係當時廣西狼民之歸順於明廷者。諱，謂叛變也。④慶戰，祁門。慶戰，猶云苦戰。祁門，縣名。屬舊徽州府。

⑤滅，音國。殺敵人而割其左耳以獻於上階軍官，古謂之「滅」。⑥內附，謂降清也。

⑦徽人猶爲明守，清兵既破南京，明徽州知府秦祖襄及徽人金聲等守徽州，與清兵相抗。⑧

唐藩自立……唐藩，卽唐王。明太祖八世孫。清順治二年六月，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擁立於福州，改元隆武。

⑨績谿縣，屬舊徽州府。⑩犄角，犄，讀羈，上聲。犄角，謂駐兵以制敵也。牽，其後曰「犄」，絀其前曰「角」。⑪陣，音脾。城上短牆也。⑫綴，猶云止也，留也。⑬別從新嶺

入新嶺，在績谿縣西北。明故御史黃澍降清，導清兵從此入。⑭屬，託也。⑮目之，猶云視

之。⑯至江寧……江寧，今南京。總督者，指洪承疇。⑰高皇帝，指明太祖。⑱鳳陽督馬士

英……馬士英，明崇禎時官兵部侍郎，北京陷後，擁立福王於南京。鳳陽，舊鳳陽府，清屬安徽省，

今廢府，改爲鳳陽縣。⑲勝國，指明代。⑳新安，晉郡名。今歙縣等地，後多用新安作該地之

別稱。㉑汪公偉……汪偉，字叔度，休寧人。崇禎進士。聞李自成陷北京，自縊殉節。凌嗣，字龍翰。

歙縣人。舉禎進士。襄討李自成，有功。巡接河南，及清兵至，被殺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指出本篇中寫江天一事共有幾項。
- (二) 摘取本篇中之大意，用白話寫一江天一傳。

二六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

宋 榮

侯方域，字朝宗，○商丘人。祖執藩，官太常卿。父恂，崇禎間官戶部尙書。叔父恪，官祭酒。

方域既世家子，負才氣，幼從其父宦京師，習知朝中事，而於君子、小人、門戶、始終之故，尤熟悉。喜納約名士，與○貴池吳應箕、目宜興陳貞慧最善。○阮大鍼者，故魏闖義兒，屏居金陵，謀復用，諸名士共爲檄，檄大鍼罪，應箕、貞慧實主之，大鍼媿且恚，然度無可如何，○詎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，私念得結交侯生，以交於二人，事當已，乃屬其客陽交，權方域。方域覺之，謝客不與通。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，以聲伎擅名，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，會諸名士以試事，集金陵，朝宗置酒高會，趣徵阮伶，大鍼心竊喜，立遣伶往，而令他奴詆之。方度曲，四座互稱善。

奴走告，大鉞心益喜。已而抗聲論天下事，箕踞叫呶，語稍及大鉞，遂戟手罵詈不絕口。大鉞聞之，乃大怒，而恨三人尤次骨。後數年，南都擁立，大鉞驟枋用，興大獄，將盡殺黨人。捕貞慧入獄，應箕亡命，方域夜出走，渡揚子，依鎮帥高傑，得免。

方域儻葛，任俠使氣，好大言，頗以經濟自詡。遇人不肯平視，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，譽之不容口。振友之陋，能不恡千金。然亦喜睚眦報復。時扞文網。

崇禎末，劇寇李自成圍汴急，詔侯恂出督師援汴。方域進曰：「大人受命討賊，廟堂議論牽制，奏請不時應，徵調難集，願破文法，以賜劍首，誅一甲科令守，而晉帥某師噪，當斬以徇軍，事辦，威立，疾驅渡河，就左良玉於襄陽，約陝督孫公傳庭掎角於秦，賊乃可圖也。」恂叱曰：「是跋扈也！小子多言！」遂遣歸。

國初，河南巡撫某公廉知方域豪橫狀，將案治。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，從容

語撫軍曰：「公知唐有李太白，宋有蘇東坡乎？侯生，今之李蘇也。」撫軍笑而止。後有書與犖曰：「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，常援其難。」指此事也。

方域爲舉業，有盛名。崇禎己卯，舉南雍第三人，以策語觸諱，斥入本廟。順治辛卯，舉豫省第一，有忌之者，又斥。尋鬱鬱死，年僅三十有七。

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，貌爲秦漢，稍不厭衆望，後乃爭矯之，而矯之者變逾下，明文極敝，以迄於亡。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，不爲之日，遂以古文雄一時。末年遊吳下，將刻集，集中文未脫稿者，一夕補綴，立就。人益奇之。既沒，而文章乃大行。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。於戲盛已！

初，陳貞慧就逮入詔獄，鍛鍊久之，會大鉞敗，得脫歸，後十餘年卒於家。方域所著壯海堂集文十卷，詩二卷，又遺稿一卷，皆板行。

今海內能文章家，往往稱魏叔子。叔子名禧，一字冰叔，贛之寧都人。兄祥，

弟禮，並能文章，而禧尤知名，故又往往稱三魏云。

禧年十一，補邑弟子員，試輒冠其曹。後十年，會甲申之變，愍帝死社稷，禧聞，號慟，從博士後。日哭臨縣廷，居則憤惋叱咤，如不欲生。已乃謝棄諸生服，隱居教授。

禧負才略，善擘畫理勢，對客議論，目光奔射人，事前決成敗，縣策而後驗者，十常七八。初，流賊之方熾也，承平久，人不知亂，且謂寇遠，猝難及。禧獨憂甚，移家翠微峯，居焉。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，四面削起，百餘丈，中徑坼，自山根至頂，若斧劈然，緣坼鑿磴道，梯而登，出其上，穴如甕口，因寘牆爲守望，士友稍稍依之，而彭士望、林時益亦至。士望，南昌人，遭亂，喜結客，立義聲於時，與禧立談定友，遂偕林挈妻子來家。翠微，林字確齋，與士望皆工文章，世所稱。易堂諸子也。其後數年，寧都中寇被屠掠，而翠微獨完。

禮既謝諸生，益肆力爲古文辭，授徒窮山，弟二著籍者數十人。喜讀史，尤師左氏傳及蘇洵，其爲文主識議，綜練世務，而凌厲雄健，不屑屑規撫形肖，如世之貌似大家者。遇忠孝節烈事，則益感慨激昂，摹畫淋漓，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及姜琛、江天一諸傳尤工。

年四十餘，乃出遊，涉江，逾淮，數遊吳越間，思益交天下士，聞隱逸道德之儒，不憚數百里造訪。於吳門交徐枋、金俊明，西陵交汪灝，乍浦交李天植，常熟交顧祖禹，方外交藥地、槁木，皆遺民也。康熙十七年，詔中外舉博學宏詞士，徵詣闕，禱亦在舉中，以疾辭。郡縣督趣就道，乃昇疾至南昌，醫藥屢月，稱病篤，罷歸。

後二年，赴維揚故人約，舟至儀徵，忽暴心氣病，一夕卒。年五十七。著有文集二十二卷，詩集八卷，日錄二卷，左傳經世若干卷，皆行世。

先是，以博學宏詞徵者凡百餘人，獨禮與李顥不至。顥，字中孚，盩厔人，以

道學著關中。

汪琬，字茗文，別自號鈍翁，晚居堯峯。學者稱堯峯先生。

幼孤，奉母讀書，能自刻苦。順治乙未成進士，除戶部主事，遷員外，改刑部，遷郎中，會江南奏銷案起，例奪二官，謫北城兵馬司指揮。北城於京兆尤劇，號難治，琬當官，不畏強禦，多惠政，大著聲跡，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。簿書雜冗，裁決如流。朝士知之者曰：「汪某文士，不意其長吏事如此。」一時設左右餉司。琬官左司，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，尙書王宏祚雅器重之，用才能出視西新倉，得羨金，上之朝，使竣，以疾請告歸。

琬力學，於書無所不闕，而尤邃於六經。其爲文，出入盧陵、震川間，務疏通經傳，闡身心性命之旨。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，而碑版之文，尤見重於世。

既歸，屏居堯峯麓，益讀書，事著述，晝夜手一篇咿哦，如諸生時。自從遊弟子

外，卽方面大吏，躬造請，罕見其面。以是望逾起。

○今上十七年，詔舉博學鴻辭，大臣交章薦徵詣闕，御試體仁閣下，上親署名甲等，改翰林院編修，命纂修明史。琬入史館僅六十日，撰史一百七十餘篇，遽以疾請，總裁者難之，琬力請不已，後年餘，竟予告歸。時年未六十。自是迄，其歿且十年，終不復言出矣。

○甲子冬，聖駕東巡至蘇，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，上獨顧問琬良久，徹御前餅餌二盤以賜。還次無錫，駐蹕惠山，召撫臣湯斌諭曰：「汪琬久在翰苑，文名甚著，近又聞其居鄉，不與聞外事，可嘉。」特賜御書一軸。○己巳，再巡幸蘇，命鴻臚寺召見行在，又賜御廚供饌及果品。時論榮之。其明年冬，遘疾卒。年六十有七。

琬性卞急，不能容人通，意所不可，輒面批折人，對客議論，大聲發赤，目光炯炯，雖詩文小得失，不肯稍徇。以是人多嫉之。士友相傳汪鈍翁喜謾罵人。然坦率，

胸無城府，遇其服善處，不惜首俛至地。喜獎借後進，片語之佳，稱揚不容口。家居，弟子日進，常教之曰：「學問不可無師承，議論不可無根據，出處不可無本末。」其大指如此。通籍三十餘年，家食幾二十年，杜請謁，絕苞苴，敦儉素。其難進易退，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。

所著鈍翁前後類稿凡若干卷，沒之前三月，合諸稿手自刪定，益以晚年所著日堯峯文鈔五十卷，行世。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，以爲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，而著之於文。世以爲知言云。

【作者】

宋榮，字牧仲，號曼堂。清河南商丘人。官至尙書。詩文與王士禛齊名。生於明崇禎七年（公元一六三四）卒於清康熙五十二年（公元一七一三）八十歲。

【題義】

清初文人以侯、魏、汪三家爲最著。前既選三家文各一篇，今復選三家小傳，以作讀三家文者參考之需。宋肇亦當時作家之一，名雖在侯、魏、汪之下，然其文亦有可觀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商丘 縣名。屬河南省。 ○貴池 縣名。屬安徽省。 ○宜興 縣名。屬江蘇省。 ○阮大鍼者

…… 此句中所謂魏闢，謂宦官魏忠賢也。明熹宗時，忠賢擅朝政，專橫無忌，一時公卿多爲其黨

羽，否則卽爲所謀害。及思宗立，忠賢自縊死，其黨多匿居而不復出。阮大鍼其一也。 ○媿且恚

媿，同愧。恚，音蕙。恨也。怒也。 ○詞 音迥。探訪也。 ○南都擁立 謂李自成破北京後，馬士英、阮

大鍼等擁立福王於南京，改元弘光。及清兵南下，旋亡。 ○枋 用在此處同「柄」字。枋用，謂專

政柄也。 ○揚子 謂揚子江也。卽長江在丹徒間之一段之名稱。俗統稱長江爲揚子江，實爲誤

稱也。 ○河 謂黃河也。 ○嘉隆諸子 嘉，謂嘉靖，明世宗年號。隆，謂隆慶，明穆宗年號。嘉隆諸

子，指李攀龍、王世貞等人。李、王等提倡復古，以秦、漢爲宗，實則只學得其形貌耳。 ○後乃爭矯之

矯嘉隆諸子之弊者，爲公安派與竟陵派。公安以袁宏道爲領袖，竟陵以譚元春、鍾惺爲領袖，其

文格亦不高。①韓歐。韓謂韓愈歐謂歐陽修也。②吳下。謂江南。③於戲。同嗚呼。④
 贛之寧都。贛爲江西省之別稱。寧都於清爲寧都州，屬江西。入民國後，改爲寧都縣。⑤甲申之
 變。甲申，爲明崇禎十七年，是年流寇李自成入北京，明亡。⑥愍帝死社稷。愍帝，卽明思宗，崇
 禎甲申，北京既陷，帝自縊於煤山，殉社稷，猶云殉國也。⑦易堂。在翠微峯上，爲魏禧與其友講
 學處。⑧維揚。謂舊揚州府。屬江蘇。其首縣爲江都，甘泉。今廢府，合併江都，甘泉爲江都縣。⑨
 儀徵。縣名。屬江蘇。⑩盩厔。讀如周窰。盩厔，縣名。屬陝西省。⑪關中。謂陝西也。東自函谷
 關，西至隴關，兩關之間，謂之關中。⑫居堯峯。堯峯，山名。按：汪琬爲清江蘇長洲人。長洲縣，今與
 其他各縣合併爲吳縣。琬晚年罷官，居堯峯。此處但言晚居堯峯，似疎忽。⑬廬陵震川。廬陵，謂
 宋歐陽修。震川，謂明歸有光。琬爲文宗震川。⑭望逾起。望，謂名望也。起，猶言高也。⑮今上
 指清康熙帝。⑯甲子。清康熙二十三年。⑰己巳。清康熙二十八年。

【習題】

(一) 將三家個性不同之處摘出，作一比較表。

- (二) 將三家環境不同之處摘出，作一比較表。
- (三) 摘取重要事件，另作一篇簡單之三家小傳。

二七 沈江

孔尚任

【錦繡道】（外扮史可法罷笠急上，回頭望介）望烽煙，殺氣重，揚州沸喧。生靈盡席捲。這屠戮，皆因我愚忠不轉。兵和將，力竭氣喘。只落了一堆屍軟。俺○史可法率三千子弟，死守揚州，那知力盡糧絕，外援不至。北兵今夜攻破北城，俺已滿拚自盡。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，只靠俺一身撐持，豈可效無益之死，捨孤立之君！故此離下南城，直奔○儀真。幸遇一隻報船，渡過江來。（指介）那城關隱隱，便是南京了。可恨老腿酸軟，不能走動，如何是好！（驚介）呀！何處走來這匹白驃！待俺騎上，沿江跑去，便了。（騎驃，折柳作鞭介）跨上白驃，跨空江野路，哭聲動九原。白日近長安。遠加鞭，雲裏指宮殿。（副末扮老贊禮，背包裹蹣跚上）殘年還避亂，落日更思家。（外撞倒副末介）（副末）啊！啣啣幾乎滾下江去。（看外介）你這位老將爺，好沒眼色！（外下驃扶起介）待罪！待罪！俺且問你，從那裏來的？（副末）南京來的。（外）南京光景如何？（副末）你還不知道麼！皇帝老子逃去兩三日了。目下北兵過江，滿城大亂，城門都關的。（外驚介）啊呀！這等去也無益矣！（大哭介）皇天后土，二祖刻

宗，怎的半邊山河也不能保住呀！副末驚介。聽他哭聲，倒像是史閣部。問介：你是史老爺麼？外：下官便是。你如何認得？副末：小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。曾在太平門外伺候過老爺的。外認介。是呀！那日慟哭，先帝便是老兄了。副末：不敢請問老爺，爲何這般狼狽？外：原要南京保駕！不想聖上也走了。頓足哭介。

〔管天樂〕撇下俺斷篷船，丟下俺無家犬。叫天呼地千百遍，歸無路，進又難前。登高望介。那滾滾雪浪拍天，流不盡湘纍怨。指介：有了！有了！那便是俺葬身之地。勝黃土，一丈江魚腹寬展。看身介。俺史可法，亡國罪臣，那容冠裳而去。摘帽，脫袍靴介。摘脫下袍靴，冠冕。副末：我看老爺竟像要尋死的模樣。拉住介。老爺三思，不可短見呀！外：你看茫茫世界，留着俺史可法，何處安放？累死英雄，到此日，看江山換主，無可留戀。跳入江，翻滾下介。副末呆望良久，抱靴帽袍服哭叫介。史老爺呀！史老爺呀！好一個盡節忠臣！若不遇小人，誰知你投江而死呀。大哭介。丑扮 柳敬亭搗生忙上。偷生辭獄吏，避亂走天涯。末扮 陳貞慧，小生扮 吳應箕，攜手忙上。日日爭門戶，今年傍那家。生呼介。定兄！次兄！日色將晚，快些走動。末小生來哉！丑：我們出

獄不覺數日，東存西躲，終無棲身之地。前面是龍潭江岸，大家商量，分路逃生罷！（末）是是！（見副末介）你這位老兄，爲何在此慟哭？（副末）俺也是走路的，適纔碰見史閣部老爺投江而死，由不得傷心，哭他幾聲。（生）史閣部那得到此？（副末）今夜揚州城陷，逃到此間，聞的皇帝已走，跨了蹉脚，跳下江去了。（生）那有此事？（副末指介）這不是脫下的衣服、靴、帽麼？（丑看介）你看衣裳裏面，渾身硃印。（生）待俺認來。（讀介）欽命總督江北等處兵馬，內閣大學士，兼兵部尚書印。（生驚哭介）果然是史老先生！（末）設上衣冠，大家哭拜一番。（副末設衣冠介）（衆拜哭介）

【古輪臺】（合）走江邊，滿腔憤恨向誰言！揮老淚，寒風吹面。孤城一片，望救目穿。使盡殘兵血戰，跳出重圍，故國苦戀。誰知歌罷，膽空筵！長江一線，吳頭楚尾路三千。盡歸別姓，雨翻雲變。寒濤東捲，萬事付空煙。精魂顯，大招聲逐海天遠。（生拍衣冠大哭介）（丑）閣部盡節，成了一代忠臣。相公不必過哀，大家分手罷。（生指介）你看一望煙塵，叫小生從那裏歸去？（末）我兩人遠道前來，只爲送兄過江，今既不能北上，何不隨俺南行？（生）這紛紛亂世，怎能終始相依！倒是各人自便罷！（小生）候兄主意若何？（生）我和敬亭商議，要尋一深山古寺，

暫避數日，再圖歸計。(副末)我老漢正要向樓霞山去。那邊地方幽僻，儘可避兵。何不同往？(生)這等極妙了！(末小生)候兄既有棲身之所，我們就此作別罷！(拜別介)傷心當此日，會面是何年！(末小生掩淚下。)(生問副末介)你到樓霞山中，有何公幹？(副末)不滿相公說，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。只因太平門外哭奠先帝之日，那些文武百官，虛應故事，我老漢動了一番氣惱，當時約些村中父老，捐施錢糧，趕着這七月十五日，要替崇禎皇帝建一個水陸道場。不料南京大亂，好事難行，因此攜着錢糧，到樓霞山上，虔請高僧，了此心願。(丑)好事好事！(生)就求攜帶同行，便了。(副末)待我收拾起這衣服、靴、帽等。(丑)這衣服、靴、帽，你要送到何處去？(副末)我想揚州梅花嶺是他老人家點兵之所，待大兵退後，俺去招魂埋葬，便有史閣部千秋佳城了。(生)如此義舉，更爲難得。(副末)背袍靴等，生丑隨行介。

〔餘文〕山雲變，江岸遷，一霎時忠魂不見。寒食何人知墓田？

(副末) 千古南朝作話傳，(丑) 傷心血淚灑山川！

(生) 仰天讀罷招魂賦，(副末) 揚子江頭亂暝烟。

【作者】

孔尚任，字季重，號東塘，又號雲亭山人。清山東曲阜人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桃花扇傳奇中之第三十八齣也。中國戲劇雖發端甚早，然遲至元代始有完備之戲劇出現。以前只不過略似戲劇之歌舞而已。元劇作家以關（漢卿）馬（致遠）鄭（光祖）白（朴）爲四大名家。其末，高則誠作琵琶記，創爲南曲，於是有南曲、北曲之分。明代魏良輔又創爲崑曲。崑者，崑山也。北曲、南曲、崑曲，皆以使用各處方言而得名。明、清人所作者，多稱爲傳奇。（與唐人之傳奇，同名異實。）桃花扇傳奇，卽其一也。桃花扇，係以明末侯方域與南京妓女李香君事爲主，中間夾寫福王亡國狀況，故尤悲愴動人。今所選沈江一齣，係寫史可法投江殉國事。蓋是時史可法守揚州，清兵南下，可法殉難。然當時事實是否如此齣中之所寫，則尙未能確定。今選此齣，以爲元以來歌劇之代表，兼可激發忠義之氣。其他元、明人所作文，雖佳，而事不足取者，概不採錄矣。

【註釋】

沈 江

○俺 我也。○儀真 卽儀徵縣。屬今江蘇省。本爲宋之儀真郡，故又可作儀真。○日近長安 遠 意謂望京都而不可見也。原出世說新語。晉明帝云：「舉目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」故謂日近長安遠也。○先帝 謂明崇禎帝也。○湘纍 謂屈原也。揚雄反離騷，弔楚之湘纍。註：不以罪死者曰纍，屈原自沈，故曰湘纍。○柳敬亭…… 柳敬亭爲明末左良玉之門客，以善說書著稱。福王時，寓南京，與侯方域等文人游。此處「生」字，卽謂侯方域也。○陳貞慧…… 陳貞慧，吳應箕，皆侯方域之友，與方域共爲檄，討阮大鍼。參看本冊國朝三家文鈔小傳。○定兄 謂陳貞慧。貞慧字定生。○次兄 謂吳應箕。應箕字次尾。○龍潭 在今江蘇句容縣西北江濱。地居南京與鎮江之間，爲濱江要地。○大招 楚辭中之一篇。爲招魂之辭。或謂屈原作，或謂景差作。○侯兄 謂侯方域也。○棲霞山 在南京城東北四十五里。山上有棲霞寺。○梅花嶺 在今江都縣廣儲門外。今其地有史可法衣冠墓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本篇中登場人物整理之，列爲一表。
- (二) 將本篇改寫作今日通行之話劇。

二八 宣左人哀辭

方苞

左人與余○生同郡，長而○客遊同方，往還離合，踰○二十年而爲○汎交。己丑，庚寅間，余頻至○淮上，左人授徒○邗江，道邗，數與語，始異之。其家在龍山，吾邑山水奇勝處也。每語余居此之樂，而自恨近六十，猶栖栖於四方。余久寓○金陵，亦倦遊思還故里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。左山，右湖，皋壤如沐。留連信宿，相期匝歲，定居於此。

而是冬十月，○以南山集牽連被逮，時左人適在金陵，急余難，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。在諸君子不爲異，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。

壬辰夏，余○繫刑部，左人忽入視，問何以來，則他無所爲，將歸，謂余曰：「吾附人舟車不自由。以天之道，子無恙，尋當歸。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。」

及余邀寬法出獄，隸漢軍，欲附書報左人，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！時康熙五十二年也。

龍山地偏而俗淳，居者多壽。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。左人貌魁然，其神凝然，人皆曰：「當得大年。」雖左人亦自謂然，而竟止於此。

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，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，又踰年而左人死。雖欲與之異地相望，而久困窮，亦不可得。此恨有終極邪！辭曰：

「嗟子精爽之炯然兮，今已。陰爲野土。閉兩心之所期兮，永相望於終古。川原信美而可樂兮，生如避而死歸。解人世之糾纏兮，得甘寢其何悲！」

——望溪文集——

【作者】

方苞，字靈皋，號望溪。清安徽桐城人。爲文主法度。其後姚鼐繼之，世稱爲「桐城文」。以苞及鼐皆

桐城人也。苞生於清康熙七年（公元一六六八）卒於乾隆十四年（公元一七四九）八十二歲。

【題義】

清代散文，在其初期，猶未能盡除明末餘習；或頹廢，或叫囂，蕪雜殊甚。（一二名家爲例外）至方苞而始歸於所謂「清醇雅正」。其後姚鼐繼之，遂演成「桐城」一派。今人對於桐城文，或譽之，或毀之，觀點不同，殊難決定爲誰是。總之，在該時代，不得不有此文，是桐城文乃時代之產物，論桐城文者當於此點著眼。方氏文「理」勝於「情」，獨此篇則情感特深。蓋朋友死生離別之際，語語出於真情至性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讀之可以增進朋友間誠摯之情感。

【註釋】

① 生同郡 謂同生於一郡之中也。此「郡」字係指舊安慶府。② 客遊同方 謂同作客於一地也。③ 踰 過也，越也。④ 汎交 謂泛泛之交，非深交也。⑤ 淮上 淮謂淮水也。淮上係指今江蘇淮安縣。⑥ 邗江 邗，音寒。邗江，卽邗溝。春秋時吳於邗江築城，穿溝。今江南運河自江都西

札抵淮安三百七十里，卽古邗溝水。本文中所謂邗江是指今江都縣。④金陵 南京舊稱金陵

⑤南山集 苞少與其同邑人戴名世友善。名世著南山集，多採錄方孝標所記清初事，中有指斥滿人語，後被人告發，因與文字獄牽連之人甚多，南山集板片曾寄存於苞家，故苞亦被累，事發時，孝標已先死，名世被殺，苞入獄，後得釋出。⑥繫刑部 謂入獄也。⑦耇 壽也。⑧陰爲野土 猶言化爲塵土也。「土」字與下「古」字韻。⑨閉兩心 閉，猶隔絕也。此謂隔絕兩心之所期也。⑩糾纏 史記賈誼傳：「夫禍之與福兮，何異糾纏。」注：「如繩索糾纏相附會也。」⑪甘寢 猶言安臥也。「悲」字與上「歸」字韻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指出本篇中所寫作者與左人之交誼，分若干段落。
- (二) 除末段外，其他皆改爲白話。

二九 文理 (節錄)

章學誠

夫立言之要，在於○有物。古人著爲文章，皆本於○中之所見，初非好爲○炳炳烺烺，如錦工、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。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；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，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。此聲之所以肖其心，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，各自成家者也。今舍己之所求，而摩古人之形似，是○杞梁之妻善哭其夫，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；○屈子自沈汨羅，而同心一德之朝，其臣亦宜作○楚怨也，不亦○慎乎！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但文字之佳勝，正貴讀者之自得，如飲食甘旨，衣服輕暖，衣且食者之領受，各自知之，而難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，可得旨甘，指

○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輕暖，則有是道矣；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，○
撥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，則無是理也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◎陸機文賦、劉勰文心雕龍、鍾嶸詩品，或偶舉精字、善句，或品評全篇得失

令觀之者得意文中，會心言外，其於文辭，思過半矣！至於不得已而◎摘記爲書，
◎標識爲類，是乃一時心之所會，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。比如懷人見月而思，月
豈必主遠懷；久客聽雨而悲，雨豈必有愁況；然而月下之懷，雨中之感，豈非天地
至文，而欲以此感，此懷藏爲祕密，或欲嘉惠後學，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，必須
用此悲感，方可領略，則適當良友乍逢，及新◎昏宴爾之人，必不信矣。是以學文
之事，◎可授受者規矩、方圓，其不可授受者心營、意造。至於纂類摘比之書，標識
評點之冊，本爲文之末務，不可揭以告人，祇可用以自誌。父不得而與子，師不能

以傳弟，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，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夫書之難，以一端盡也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詩之音節，文之法度，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啼笑之有收，縱歌哭之有抑揚，必欲揭以示人，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。然使一己之見，不事穿鑿過求，而偶然瀏覽，有會於心，筆而誌之，以自省識，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。乃因一己所見，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，後人或我從矣，起古人而問之，乃曰：「余之所命，不在是矣，一毋乃冤歟！」

——文史通義——

【作者】

章學誠，號實齋，清會稽人。生於乾隆三年（公元一七三八），卒於嘉慶六年（公元一八〇一）。

文理（節錄）

【題義】

此係節錄文史通義中之一篇。章氏撰文史通義於史學、文學之原理多所闡明，而時有卓見，久爲今人所稱道，無容多言。今節錄此篇，以概其餘。此篇所言文理，雖在今日言之，亦不過如此。而章氏在當日能言之，極爲難得。

【註釋】

- ①有物 卽內容充實，不說空話之意。
- ②中之所見 謂本人胸中之見解也。
- ③炳炳烺烺 華美之意。
- ④杞梁之妻…… 事見孟子：「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。」又列女傳：「杞殖，齊人，攻莒，戰死。其妻就夫屍而哭，十日，城爲之崩。」杞殖，卽杞梁。今俗謂杞梁妻卽民間傳說中之孟姜女。但無據。
- ⑤屈子自沈…… 屈子，卽屈原。戰國楚丈夫。遭讒被謫，自沈汨羅而死。汨，音密。
- ⑥楚怨 指屈原所作離騷、九歌等篇。
- ⑦儻 同顛。顛倒也。
- ⑧貉 獸名。皮可爲裘。
- ⑨沈摟 抱也。
- ⑩陸機文賦…… 陸機，晉人，機著有文賦，性質略如今日之文學論文。劉勰文心雕龍、鍾嶸詩品，

可參考本教科書第三冊詮賦及詩品序二篇。①摘記爲書 謂摘錄古人之書。②標識爲類 謂將古書中語分類纂輯。③昏 同婚。④可授受者規矩方圓…… 規矩爲匠人之具，方圓爲製物之形。此借指作文之方法。心營意造，謂獨出心裁之創作也。⑤仁者見仁…… 此爲成語。意謂各人所見之不能相同也。⑥縱 放也，發也。⑦抑揚 壓之使低爲抑，提之使高爲揚。⑧瀏 清也。⑨省識 省，察也。識，音志，記也。省識，有時時省察，以免遺忘之。⑩範我之心手 卽以我之思想，手腕爲模範之意。此「範」字作動詞用。⑪余之所命 猶云余之意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本篇中字句可刪節者，儘量刪節之，使之簡單化，但仍須不失原有大意。
- (二) 將大意譯成白話。

三〇 古文辭類纂序

姚鼐

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，少究其義，未之深學也。其後游宦數十年，益不得暇，獨以幼所聞者，實之胸臆而已。乾隆四十年，以疾請歸，伯父前卒，不得見矣。劉先生年八十，猶喜談說，見則必論古文。後又二年，余來揚州，少年或從問古文法。

夫文無所謂古今也，惟其當而已。得其當，則六經至於今日，其爲道也一。知其所以當，則於古雖遠，而於今取法，如衣食之不可釋。不知其所以當，而敝棄於時，則存一家之言，以資來者，容有俟焉。

於是以前所聞習者，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。其類十三：曰論辨類、序跋類、奏議類、書說類、贈序類、詔令類、傳狀類、碑誌類、雜記類、箴銘類、頌贊類、辭賦類、哀祭

類。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，別之爲上下編云。

論辨類者，蓋原於古之諸子，各以所學箸書詔後世。孔孟之道與文，至矣；自老莊以降，道有是非，文有工拙，今悉以子家不錄，錄自賈生始。蓋退之著論，取於六經，孟子；子厚取於韓非，賈生；明允雜以蘇張之流；子瞻兼及於莊子。學之至善者，神合焉；善而不至者，貌存焉。惜乎！子厚之才，可以爲其至，而不及至者，年爲之也。

序跋類者，昔前聖作易，孔子爲作繫辭，說卦，文言，序卦，雜卦之傳，以推論本原，廣大其義。詩書皆有序，而儀禮篇後有記，皆儒者所爲。其餘諸子，或自序其意，或弟子作之。莊子天下篇，荀子末篇，皆是也。余撰次古文辭，不載史傳，以不可勝錄也。惟載太史公，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，序之最工者也。向歆奏校書各有序，世不盡傳，傳者或僞，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，著其概。其後目錄之序，

◎子固獨優已。

奏議類者，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，◎尙書具之矣。周衰，列國臣子爲國謀者，誼忠而辭美，皆本謨誥之遺，學者多誦之。其載◎春秋內外傳者，不錄錄自戰國以下。漢以來有表、奏、疏、議、上書、封事之異名，其實一類。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，而其體少別，故寘之下編。◎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，又以附對策之後。

書說類者，昔周公之告召公，有◎鑿之篇。◎春秋之世，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，或爲書相遺，其義一也。◎戰國說士說其時主，當委質爲臣，則入之奏議；其已去國，或說異國之君，則入此編。

◎贈序類者，老子曰：「君子贈人以言。」◎顏淵、子路之相違，則以言相贈處。◎梁王觴諸侯於范臺，魯君擇言而進，所以致敬愛，陳忠告之誼也。◎唐初贈人，

始以序名作者亦衆。至於昌黎，乃得古人之意，其文冠絕前後作者。蘇明允之考名序，故蘇氏諱「序」，或曰引，或曰說。今悉依其體，編之於此。

詔令類者，原於尚書之誓誥。周之衰也，文誥猶存。昭王制，肅強侯，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，猶有賴焉。秦最無道，而辭則偉。漢至文，景意與辭俱美矣。後世無以逮之。光武以降，人主雖有善意，而辭氣何其衰薄也。檄令皆論下之辭。韓退之鱷魚文，檄令類也，故悉傳之。

傳狀類者，雖原於史氏，而義不同。劉先生云：「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，史官職之。文士作傳，凡爲○坊者，種樹之流而已。其人既稍顯，卽不當爲之傳，爲之行狀，上史氏而已。」余謂先生之言是也。雖然，古之國史立傳，不甚拘品位，所紀事猶詳。又實錄書人臣卒，必撮序其平生賢否。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，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，不得爲傳。乾隆四十年，定一品官乃賜諡，然則史之傳者，亦無幾

矣。余錄古傳狀之文，並紀茲義，使後之文士得擇之。昌黎毛穎傳，嬉戲之文，其體傳也，故亦附焉。

碑誌類者，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，其用施於金石。周之時有石鼓刻文。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。漢人作碑文，又加以序。序之體，蓋秦刻琅邪具之矣。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，此非知言。金石之文，自與史家異體。如文公作文，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！誌者，識也。或立石墓上，或埋之壙中，古人皆曰誌。爲之銘者，所以識之之辭也。然恐人觀之不詳，故又爲序。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，曰表，埋乃曰誌；及分誌銘二之，獨呼前序曰誌者，皆失其義。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。墓誌文錄者尤多，今別爲下編。

雜記類者，亦碑文之屬。碑主於稱頌功德，記則所紀大小事殊，取義各異。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，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。柳子厚紀事小文，

或謂之序，然實記之類也。

箴銘類者，三代以來，有其體矣。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，其辭尤質而意尤深。若張子作西銘，豈獨其理之美耶，其文固未易幾也。

頌贊類者，亦詩頌之流，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。

辭賦類者，風雅之變體也。楚人最工爲之，蓋非獨屈子而已。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，宋玉對王問遺行，皆設辭無事實，皆辭賦類耳。太史公、劉子政不辨，而以事載之，蓋非是。辭賦固當有韻，然古人亦有無韻者，以義在詁諷，亦謂之賦耳。漢世校書有「辭賦略」，其所列者甚當。昭明太子文選，分體碎雜，其立名多可笑者。後之編集者，或不知其陋而仍之。余今編辭賦，一以「漢略」爲法。古文不取六朝人，惡其靡也，獨辭賦則晉、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，惟齊、梁以下，則辭益俳而氣益卑，故不錄耳。

哀祭類者，詩有頌，風有黃鳥，二子乘舟，皆其原也。楚人之辭至工，後世惟退之，介甫而已。

凡文之體類十三，而所以爲文者八：曰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。神、理、氣、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、律、聲、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苟舍其粗，則精者亦胡以寓焉。學者之於古人，必始而遇其粗，中而遇其精，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。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於退之，盡變古人之形貌，雖有摹擬，不可得而尋其跡也。其他雖工於學古，而跡不能忘，揚子雲、柳子厚，於斯蓋尤甚焉。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，而遽擯之，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，則過矣。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，則不可也。

古文辭類纂

【作者】

姚鼐，字姬傳，號惜抱，桐城人。受學於劉大櫟，以能文名於時。初，桐城人方苞以能文著稱，大櫟及

蕭亦皆桐城人，歷城周永年曰：「天下文章盡在桐城。」於是遂有桐城派之名。蕭曾爲山東湖廣副考官，後又主講梅花、鍾山、紫陽、敬敷等書院，門人甚多，故桐城文傳播亦甚廣。蕭生於雍正九年（公元一七三二）卒於嘉慶二十年（公元一八一五）八十五歲。

【題義】

中國文體，素稱繁夥。文心雕龍雖略爲區分，殊不精密。昭明文選之分類，尤爲蕪謬。自姚鼐選古文辭類纂一書，分文體爲十三類，乃始精密；而於各體復窮源竟委，詳爲闡明，撰一序文冠於卷端，學者得此，對於中國文體之演變，可以知其大概。今選錄於此，以便誦讀。總之，此文可作「文體說明」看，而所選之各篇，則可作「舉例」看。故讀者讀此文時，如能覺得原書以作參考，則更佳。此篇中，有必須加註者，均於註釋中詳註之。亦有註不勝註者，則原選各篇即註釋也。讀者仍須向原書中求之。

【註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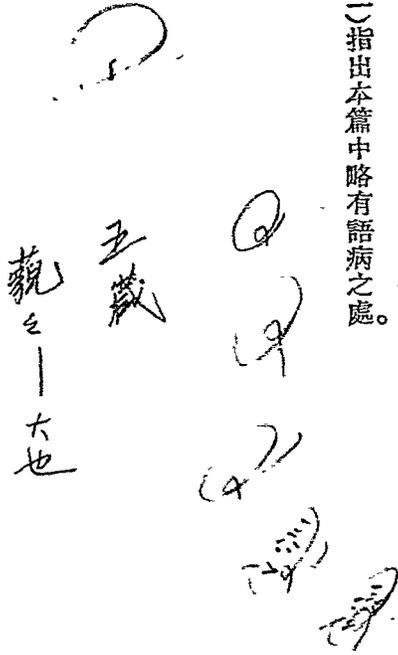
○薑塢先生 薑塢名鏡，字南青，薑塢爲其別號也。清乾隆中進士，節節鄧弟澈之子。○劉才甫才甫名大樹，號海峯，桐城人。在清乾隆時亦以能文著稱。○老莊 老聃，莊周也。其書老聃之書今稱爲老子，莊周之書稱爲莊子，皆爲道家言。○賈生 賈誼也。漢文帝時人。○退之 唐韓愈也。○子厚 唐柳宗元也。○韓非 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名非。所著書曰韓非子，爲法家言。○明允 宋蘇洵也。○蘇張 蘇秦，張儀也。戰國時以合縱、連橫之說遊說於各國。其事跡見戰國策。○子瞻 宋蘇軾也。○年爲之也 謂柳宗元早卒，故其文不能深造也。子厚卒時年四十七，故云。○荀子 荀況所著書也。其學說在戰國時與孟子爲儒家之兩大派。○太史公…… 太史公，謂司馬遷也。歐陽永叔，歐陽修也。此謂選司馬遷、史記及歐陽修、新唐書、新五代史之文。○向歆 向，劉向也。歆，向子劉歆也。向於西漢末掌校國家藏書，其所校書皆有序。○子政 劉向字也。○子固 宋曾鞏也。鞏亦與校國家藏書，其職掌與劉向相同，其所作書序亦多似劉向。○尙書 卽今之書經。尙，同上。尙書，猶云上古之書也。○春秋內外傳 謂左傳與國語也。左氏既作春秋傳，又輯其餘事爲國語，後因稱國語爲「外傳」。○兩蘇 謂宋之蘇軾。

蘇轍兄弟也。㊟君奭篇 在書經中。㊟君子贈人以言 語見孔子家語。㊟顏淵子路之相
鑿…… 事見孔子家語。㊟梁王觴諸侯…… 事見戰國策。㊟圻者種樹 韓愈有圻者王
承福傳。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。㊟昌黎毛穎傳 韓愈有毛穎傳。毛穎謂筆也。此爲後世遊戲
文之類。㊟茅順甫…… 茅順甫，茅坤也。坤字順甫，號鹿門。明代人嘗選韓、柳、歐、三蘇、王、曾文稱
爲「唐宋八家」。㊟柳子厚記事小文…… 柳宗元記事小文，指宗元在永州、柳州時所作游
山水小記。柳氏此類文，有時亦稱爲「序」。如序棋、序飲是也。㊟張子 宋張載也。㊟屈子
屈原也。㊟漁父 爲楚辭中之一篇。舊傳爲屈原原作，今人或謂非屈原原作。㊟楚人以弋說襄王
見戰國策。㊟宋玉對王問遺行 宋玉對楚王問之文，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五。㊟漢世校書
…… 漢劉向校書，分書籍爲七類，曰「七略」。詩賦略「其一也。今云「辭賦略」係本此。然「辭賦
略」三字終有語病。㊟漢略 係指漢書藝文志也。漢書藝文志分類法，係本於劉向「七略」，
然已無「略」字。今云「漢略」似亦有語病。㊟介甫 宋王安石也。㊟揚子雲 柳子厚……
揚子雲，漢揚雄也。雄嘗作法言，摹仿論語。柳子厚，唐柳宗元也。其遊山水小記，多有摹仿山海經、

水經注之處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所引篇名排列在門類名稱之下，作一表格式。
- (二) 指出本篇中略有語病之處。



 五藏

 貌之——大也

三一 五箴 並序

曾國藩

少不自立，逸近在苒遂，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尚如

斯也！不其戚矣！繼是以往，人事日紛，德慧日損，下流之赴抑又可知！夫

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僕以中才而履安順，將欲刻苦而自振拔，

諒哉其難之歟！作五箴以自創云。
懲戒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猶人藐焉！小子亦父母之身，聰明福祿，予我者厚哉！棄天

而佚是及凶災，積悔累千，其終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請從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與之以

言一息尚存，永矢弗諼！
勉也

居敬箴

五 箴

天地定位，^①二五胚胎，^②鼎焉作配，實曰三才。^③儼恪齋明，^④以凝汝命，汝之不莊，伐生戕性。誰人可慢，何事可弛，弛事者無成，^⑤慢人者反爾，縱彼不反，亦長吾驕。人則下汝，天罰昭昭。

主靜箴

齋宿^①日觀，天雞一鳴，萬籟俱息，但聞鐘聲。後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懼，誰敢予侮。豈^②伊避人，日對三軍，我慮則一，彼紛不紛。馳騫半生，曾不自主，今其老矣，殆擾擾以終古！

謹言箴

巧語悅人，自擾其身。閒言送日，亦攬汝神。^①解人不誇，誇者不解。道聽塗說，智笑愚駭。駭者終明，謂汝實欺。笑者鄙汝，雖矢猶疑。^②尤悔既叢，銘以自攻。銘而復蹈，嗟汝既毫。

CHOW CHOW

送

送

CHOW YUN N N

TSOU VΣIΦHTTONΛ

CHOW

CHOW

有恆箴

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，（視）則無一知，曩者所忻閱時而鄙，（視）故者既拋，（視）新者旋徙，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，爾之再食，曾未聞或愆，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。◎天君司命，◎敢告馬走。

【作者】

曾國藩，字滌生，清湖南湘鄉人。以滅太平天國，有功於清室，而論文獨推姚姬傳。故桐城文在清末，賴以復振。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一二）卒於同治十一年（公元一八七二）六十二歲。

【題義】

此篇作於道光廿四年甲辰之春，時曾氏方在京充文淵閣校理，作此以自箴（見序）並以箴其諸弟也。（見道光廿四年三月十二日致六弟九弟家書）立志箴有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，「有爲者亦若是」之意，居敬箴則以不弛事不慢人自勉，主靜箴則髣髴釋道二家所謂「降龍伏虎」之

意蓋攝思慮以馭萬事，非持之以鎮靜不可也。謹言箴蓋以「古之慎言人」自勉，防尤悔之叢集也。有恆箴爲曾氏自道入學以來二十八年之中層累進益不敢稍懈之意。五箴並多警惕之語。蓋箴體之義，本所以攻疾防患，喻同鍼石也。箴鍼古同字。

【註釋】

- ① 荏苒 歲月流貌。 ② 洎 及也。 ③ 今茲 今年也。 ④ 碌碌 凡庸貌。 ⑤ 下流 論語子張：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師曠疏：「下流者，謂爲惡行而處人下，若地形卑下，則衆流所歸，人之爲惡處下，衆惡所歸，是以君子常爲善不爲惡，惡居下流故也。」 ⑥ 疢疾益智 孟子盡心上：「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疢，猶病也，本作疹。（見詩小雅小弁箋及釋文。）孤臣孽子，卽人之疢疾也。自以孤微，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力學，故能成德而至於達也。今人謂逆境能磨練人之才智，亦卽此義。 ⑦ 逸豫 安樂也。 ⑧ 煌煌 光明盛大貌。 ⑨ 荷道以躬輿之以言 荷，任，輿，行也。謂以身任大道，而能行之以重也。 ⑩ 永矢勿諼 詩衛風考槃：「永矢勿諼。」鄭箋：「矢，誓，諼，忘也。」 ⑪ 二五胚胎 二，謂陰

陽二氣五，謂金木水火土五行。婦孕一月曰胚，三月曰胎，此統言二氣五行之所孕育也。①鼎焉作配二句，鼎，三足一體，鼎焉，狀天地人三者之並峙。三才，天地人也。②儼恪齋明，儼，恪，均訓爲敬。齋明，戒潔也。③以凝女命，凝，成也，女同汝。④慢人者反爾，謂慢人者人亦慢之。反同返。⑤日觀雞鳴，應劭漢官儀：「泰山東南山頂，名曰日觀。雞一鳴時，見日始欲出，長三丈許，故以名焉。」⑥伊，語助，無義。⑦解人誇者，解人謂真知灼見者；誇者謂強不知以爲知者。⑧尤悔，論語爲政：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。」尤，過也。⑨爾之再食二句，謂一日數餐，從未愆期，是飲食有恆也。然則進德修業，可無恆心乎？⑩黍斗，一千二百黍爲侖，合侖爲合，十合爲升，十升爲斗。見前漢書律歷志。⑪天君司命，荀子天論：「心居中虛，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謂天君。」謂司吾人之命者，唯此有恆之心耳。⑫敢告馬走，自警之語。馬走，自稱之謙辭。走，猶僕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「蓄德須用敬，治學則在有恆，」試闡發其義！
 (二)試作一短文闡明「主靜」之義。

三二一 天演論導言七

嚴復譯

天演之說，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，其理將愈明而易見。今設○英倫有數十百民，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，發願前往新地開墾，滿載一舟到○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所，棄船登陸，耳目所觸，水土動植種種族類，寒燠燥溼，皆與英國大異，莫有同者。此數十百民者，一筆路藍縷，闢草萊，烈山澤，驅其猛獸，蟲蛇，不使與人爭土，百里之周，居然城邑矣。更爲之播英之禾，藝英之果，致英之犬，羊、牛、馬，使之遊且字於其中，於是百里之內與百里之外不獨民種迥殊，動植之倫，亦以大異。凡此，皆人之所爲，而非天之所設也。

顧人事立矣，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，物競又日若也。以一朝之人事，闢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，以與之相抗，小勝而僅存，或大勝而日闢，抑或負焉以泯

而無遺；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爲斷。

使其通力合作，而常以公利爲期，養生送死之事備，而有以安其身，推選賞罰之約明，而有以平其氣，則不數十百年，可以蔚然成國，而土著之種產民物，凡可以馴而服者，皆可漸化相安，轉爲吾用。

設此數十百民，惰[㊟]窳鹵莽，愚闇不仁，相友相助之不能，轉而糜精力於[㊟]相伐，則客主之勢既殊，彼舊種者得因以爲利，滅亡之禍，且暮間耳。卽所與偕來之禾稼，[㊟]果蔬，牛羊，或以無所託庇而消亡，或入焉而與舊者俱化，不數十年，將徒見山高而水深，而墾荒之事廢矣。此卽謂不知自致於最宜，用不爲天之所擇，可也。

【作者】

嚴復，字又陵。清福建侯官人。英國留學生。歸國後，翻譯天演論、原富……等書多種。生於清咸豐三年（公元一八五三）卒於民國十年（公元一九二一）六十九歲。

【題義】

此為嚴復所譯天演論（T. H. Huxley: *Evolution and Ethics*）中之一篇。嚴氏譯書，以「信、達、雅」三字為標準。「信」與「達」可無疑，「雅」則頗為今人所反對。然時代不同，環境亦異，嚴氏生在當日，實有不得不如此者。今選錄此篇，以見初期譯文之情形。今日雖不必復學，然在文學史上，亦自有存在之價值也。

【註釋】

- ①英倫 謂英國之倫敦（London）也。
- ②澳爾南島…… 原註云：「澳大利亞南，有小島。」
- 今按達斯馬尼亞，為該小島之名也。所許也，處也。
- ③蕁路藍縷 蕁路，柴車也。藍縷，敝衣也。「蕁路藍縷以啓山林。」見左傳。謂釋柴車，服敝衣，以處闢土也。謂其簡陋艱苦也。
- ④蒞 音愈。愴也。
- ⑤相伐 謂其人自相殺伐也。
- ⑥果蒞 蒞，音裸。木實為果，草實為蒞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根據本篇譯成白話。
- (二) 各以己意評論嚴氏譯文之優劣。

三三三 肉券

林紓譯

歇洛克者，猶太，碩腹賈也，恆用母金取子以居積，得橐金無數；然期要索，未嘗假借。人多恨之。仇家曰安東尼，羅馬人，與歇同客於微臬司。其人懷俠好友，有通緩急者，必釋子金勿問。歇洛克以爲相形以敗其業，憎之次骨。

安東尼居微臬司，人無不尊爲長者；而巴散奴者尤暱之。巴固微臬司貴胄，家不中貲，竟以揮霍罄其蓄，與安東尼通有無者數矣。一日，巴散奴走懇安東尼，言：「城中巨家有弱息一，國色也，其父新喪，產悉賜其女，女嫁，則挾產與俱。其父生時，余時造其門，女暱我，將訂婚嫁；顧吾家式微矣，更伸前約者，必得三千圓，或足具禮。君其能爲吾將伯耶？」安東尼曰：「海賈未歸，倉卒無所得貲；君必需此者，吾當貸之，彼猶太人，卽以吾海舶質之。」

於是同造歇洛克許告貸三千圓，子金多寡勿論，海賈歸，卽并子，母以償。歇洛克自念：「彼羅馬人視吾，猶太遺黎直狗耳！今幸見貸，非重，窘之不足洩吾憤！」方夷猶間，安東尼覺狀，卽曰：「歇洛克！爾吝假吾金耶？」歇洛克曰：「先生嚮在廣衆中唾吾衣，蹴吾身，以爲此猶太狗耳！吾狗安從出此三千圓者？」安東尼怒曰：「爾今勿視爲朋友告貸，視以賞假仇可耳。設屆期而不能償者，訟索由爾，我不更較。」歇洛克曰：「先生怒乎？吾寧憶前隙者，吾不第貸金，且計息。」安東尼素僞俠慷慨，信之。歇洛克復笑曰：「吾必假金，雖然，必同赴律師定約，果如期而金不完者，爲約爽，請剗先生肉一磅爲償。此戲約也，先生其哂笑而從我耶？」安東尼曰：「此事易耳！吾當如約。」巴散奴駭曰：「此何如事！君乃諾之！」安東尼曰：「約中日月，視我歸船爲後，吾船一歸，舉所有，將數十倍於此，吾肉豈遽剗者！」遂弗聽巴散奴，竟署約。

巴散奴所圖聘妻曰鮑梯霞，貝而孟德人也，有豔名。巴散奴既得圖，乃盛飾其車馬，從健奴曰格來替，氣概甚盛，過鮑梯霞，鮑梯霞果悅而允婚。巴散奴從容語鮑曰：「余門望雖高，願所業乃不如中人！」鮑梯霞曰：「以君才調，即得甚美於吾，甚高於吾者，事君猶恐不獲當，願乃以蒲柳之質相耦，又遭閔凶，未嘗學問，事君已愧，君反自引以爲病耶！且吾未事君，連阡之田，累萬之金，吾主之，今既委身君子，則君爲府主矣，請以吾戒指一奉餉，如餉君以權，以主此產者。」巴散奴感激至於無地，乃卽戒指誓曰：「吾永不背此！」鮑有侍兒聶里莎，見主婦篤事主翁，亦欲與來奴格來替訂婚約，格以情白主人，巴、鮑皆許之。

巴等方合昏間，突有急足持書至，巴散奴讀之，色變。鮑梯霞以爲喪書也，叩之。巴散奴疾首言曰：「實告君，吾家罄矣，前之略能具禮者，實貸於安東尼，安東尼又轉貸歇洛克，署約以爽期不償金，當割安氏之肉。」言已，又讀其書曰：

「吾親愛之巴散奴，吾海舶受颶沒矣！猶太人責諾之期至矣！若照約行事，吾去死至邇，必欲得君於吾臨命之前視我。若君不能至者，即可勿至。」鮑梯霞聞言，大悲，曰：「安東尼爲我夫婦故至此，吾請以二十倍償責，語猶太人，不能動吾安君一髮也。君趣行救長者。」於是巴散奴遂挾其僕至微臬司。既至，安東尼以償金過期而下獄。巴散奴急出金償歇洛克。歇洛克弗受，必欲得肉，且立期促微臬司公爵定讞。巴散奴術窮，擬坐候鞠期，與安東尼同命。

先是，巴散奴別其新婦時，婦囑「定讞後與安君同來。」既而鮑梯霞念「猶太人凶狡，安君必無全理，吾前約萬事悉承，巴散奴號令，無敢專決，今事急，不當復恤。」因囑治任趣微臬司。鮑梯霞有戚畹曰貝拉略，精於刑律者也。鮑梯霞以書請託名以往，且假其衣飾一行，覆書報可。鮑梯霞遂變服爲律師，並飾其侍兒爲書記狀，馳至微臬司。時公爵方臨鞠此獄，鮑梯霞出貝氏上公爵書，書云：「吾

夙計自來，爲安君平。反獄事，願病不能至；今請以忘年友貝而莎臨鞠，爲安氏辨曲直。」公爵允之。堂上，下見律師貌美，感奇駭。

時二造皆上，鮑梯霞四矚，見猶太人意氣絕。張其夫巴散奴侍安東尼之側，慘然不能爲容。時巴散奴固不知被告律師之爲其婦也。鮑梯霞誣歇洛克曰：「以律意申之，安東尼負責，當如約；願爲人須尙慈愛，君不過欲得錢耳，即可索彼子金，計亦良得，何諷諷爭此塊肉爲！」反覆伸理，至數百次；歇洛克屹然不爲動，堅請如約。鮑梯霞曰：「君以爲安東尼終不能出此金，故甘其肉乎？」語未竟，巴散奴捧三千圓上，曰：「金固在，卽多索子金至數倍者，亦不敢較。乞律師於法外行恕，拯我良友。」鮑梯霞怒曰：「國家定律，安可恕者！」歇洛克樂而呼曰：「但尼而來，平亭吾讞矣！」但尼而者，猶太良有司也。一律師妙年鞠獄，乃老練至此。鮑梯霞趣取約讀竟，曰：「約甚明審。據律，安東尼當剗卻心頭。」

肉矣。然以吾決之，得金爲優。曷碎此約！」歌洛克堅勿承，且出利刃，卽其轆上磨拭之。鮑梯霞曰：「安東尼爾到此尙何言？」安東尼語巴散奴曰：「我死，不置念，請以手授我，執之爲別。君歸，勿以我故，鞅鞅不自聊。唯告夫人道：『老友愛君夫婦，』僅此耳。」巴散奴悲哽言曰：「我之重視吾妻，甚於吾命，今見君慘狀，似吾命及吾愛妻均瞠乎後矣。苟能出君於死者，吾命亦非所惜。」鮑梯霞忍痛語巴散奴曰：「設君妻在是者，能允汝所言耶！」格來替見主人如是，亦以語慰安東尼曰：「吾有妻，亦甚愛之，然與君較，覺君之生命尤重於吾妻。」聶里莎侍側作書記，亦詰其夫曰：「此言，若亦背妻而言耳，果爲所聞，詎能恕爾！」

猶太人久候不得當，促曰：「律師當趣下斷語。吾責須還久矣。胡久絮絮作兒女子語！」堂上下咸爲安東尼哀懼。鮑梯霞曰：「爾曾具天平稱肉來乎？爾曾以醫生補創者來乎？吾意磅肉一出，此人殊矣！」歌洛克曰：「律師言，約中無

之。」鮑梯霞曰：「約固無之；然得醫，彼人可毋死。」歇洛克曰：「約中所無，吾何所恤！」鮑梯霞曰：「安東尼身上磅肉歸汝，國家法律許汝堂上，下亦不復駁詰汝。」歇洛克復呼曰：「但尼而來平亭，吾獄矣。」語已，出刀語安東尼曰：「君歸矣！」鮑梯霞曰：「止！吾尚有言。條約之上，言得肉而止，未言流血，流血爲國律所忌，爾剗肉能不流血，於律始合；不爾，籍爾家矣！」堂上，下譁然稱律師公明，聲哄如沸。格來替拊歇洛克之背曰：「猶太人！但尼而來平亭，汝獄矣！」歇洛克語塞，顫聲言曰：「吾願受圍。」巴散奴大悅，奉銀圍與之。鮑梯霞曰：「止！歇洛克，在律不能受金。律忌流血，固矣；約中又署得肉一磅而止，是歇洛克刀下重逾一磅之外，在律亦不爲道。」歇洛克喑然無言。微臬司公爵乃謂曰：「汝獄負矣！爾產不當復歸爾，其以半與安東尼，半入大藏，獄卽是決。」安東尼曰：「吾無須此。彼猶太人有女嫁基督教人，歇洛克怒，不予以斂具，吾今請舍此產，俟歇死時，

授其女，可也。」歐洛克不得已，俯而署牘。

——吟邊燕語——

【作者】

林紆，字琴南，號畏廬，清福建侯官人。舉人。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。與魏易等人合譯西洋小說二百餘種。生於咸豐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）卒於民國十三年（公元一九二四）七十三歲。

【題義】

此爲林紆所譯莎氏樂府本事（*Tamb: Tales from Shakespear*）中之一篇。林氏譯本，題名曰吟邊燕語。林氏譯西洋小說，自謂用史、漢之筆，實亦過甚其言，大抵林氏之文學唐人傳奇，確能青出於藍。其翻譯之法，雖爲今人所不滿，然在當時，一手介紹西洋小說至數百種之多，實非易事。存文學史上，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也。若謂今人再欲追隨其後，則萬無此理矣。

【註釋】

內 卷

一八三

○猶太 猶太 (Judaea) 古國名。其地在亞洲西部。首都名耶路撒冷。(Jerusalem) 國亡於公元前六七世紀。人民散居四方。無所繫屬。而自成社會。至今猶如故。○碩腹賈 碩。大也。碩腹。大腹也。賈。商人也。碩腹賈。通作大腹賈。爲對於商人之一種譏諷稱謂。大腹。指其體胖而言。○用母金取子…… 以錢借與人而取利息。本錢稱爲母金。利息稱爲子金。居積。謂以此積貲也。○羅馬 羅馬 (Roma) 古羅馬國之都城。今意大利國都。○微臬司 微臬司 (Venice) 在今意大利國境內。○睪 親近也。○弱息 猶云嬌女。○式微 謂衰落也。○圓 同圓。今俗通作元。今幣以元計算。○將伯 將。爲請求之意。伯。對於長者之稱謂也。毛詩小雅正月篇云：「將伯助予。」後人沿用此語。凡有專求助於人。通稱爲「將伯」。○猶太遺黎 遺黎。猶言遺民。因猶太人爲亡國之民。故稱遺黎。○窘之 逼迫之。壓迫之也。○前隙 猶云前嫌。○儻 同俊。○劃 分割也。○署約 謂於條約上署名也。○所業 謂所有之產業。○中人 謂中等人家也。○蒲柳之質 蒲柳。木名。在衆木中零落最早。蒲柳之質。爲女子借蒲柳以自比。謂其容色之早衰也。○閔凶 閔。憂也。凶。不吉也。此處指喪父而言。○委身君子…… 委。託也。

君子，爲婦人對於其夫之稱謂。府，謂府庫也。主，主人也。此謂身既嫁君，則財產亦爲君所有也。合卷，古婚禮也。以一瓢酒分爲兩瓢，夫婦各飲其一，謂之合卷。急足，急行報事之人也。治任……治任，謂整理行裝也。趣，同趨，謂整理行裝，往微臬司也。戚晚，晚有區域之意，戚晚猶云戚里。卽親戚也。因所居同里故云戚里。平反，平反，謂明察冤獄也。輕重酌中謂之「平」，盡翻舊案謂之「反」。張，得意貌。諛，爭論不休貌。甘其肉，甘，謂甘心如此也。甘其肉，謂甘心割其肉也。平亭，卽平反之意。平反，參看前註。但尼而者……按，此句是作者臨時插入，解釋歌洛克所云但尼而。有司，指承審官吏也。律師妙年……引號內仍爲歌洛克之言。剗却心頭肉，成語也。原爲唐人詩句。按：今此處末言須剗心頭肉。此係借用耳。缺缺，同快快。失意貌。殊，謂死也。道，逃避之意。嗒，失意貌。

大藏，指藏貨財之所。猶云府庫。竊，具，妝奩也。嫁女者贈送其女之物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如已讀過原文者，試取原文與此對照，指出林氏譯文間與原文不相符合之處。
- (二) 將此故事改編為一話劇。

三四 鑑湖女俠墓表

徐自華

君諱瑾，字璿，又字競雄，自號鑑湖女俠，越之山陰人也。家世仕宦，少長閩中，復隨父湖湘，適湘鄉王氏。生平忼爽明決，意氣自雄，讀書敏悟，爲文章奇警，雄健如其人。尤好劍俠傳，慕朱家、郭解爲人。丰貌英美，嫻於辭令，高譚雄辯，驚其座人。自以與時多忤，居常輒逃於酒，然沈醕以往，不覺悲歌擊節，拂劍起舞，氣復壯甚。值庚子變亂，時事益亟，君居京師，見之，獨慨然太息曰：「人生處世，當匡濟艱危，以吐抱負，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！」

④ 泊甲辰夏，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，稍暇，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，而已爲之長，譽日鵲起，東國留學慕名者衆，每際大會，輒以君一得臨蒞爲榮，而君亦瑰奇磊落，往會則樞衣登壇，多所陳說，其詞悲感激切，盪人心魂，人之聞者，未嘗不泣。

數行下，而襟袖爲之漬也。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，從之游者莫不歎服。

居東二歲，而取締事起，學子騷然，君以外權之橫，不忍獨留，亦導同志拂衣歸。益引女學爲己任，提倡不遺餘力。主講潯溪學校，教育彌至。有吳生者，艱於資，將中輟，君深慨之，挈往上海俾成業焉。因留辦中國女報，冀以少警聾瞽，而閨閣荏弱，匡助不聞，經費坐支絀，君經營罔倦，編纂益力，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，栖栖不以爲苦。因烏虜洵可謂熱心公益，而厲世學鈍者矣！以母喪，乃暫還越，後乃往來吳越間。

至丁未五月，皖中事起，而君方自滬歸，居大通學校，大通者，徐錫麟所興創，而君素贊成之者，故浙大更謂君同黨，遽殺之。時六月六日也。年僅三十有三。烏乎！慘已！

迹其行事，不拘小節，放縱自豪，喜酒，善劍，若不可繩以禮法，然其本衷殊甚

端謹，在稠人廣座，議論鋒發，志節矯然，人輒畏重之，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。雖
變自由，而範圍道德，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。徒以鋒棱未斂，畏忌者半。烏虜！此君
之所以死歟！嘗生子女各一，今在湘中。

後七閱月，⊗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寃，痛其遇之酷，悼其年之不永，憾其志
之不終，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⊗西泠橋畔葬焉，用表其墓，以告後世，俾知
「莫須有」事，固非徒南宋爲然，而尙想其烈，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，得
與岳王墳同不朽云。謹表。

【作者】

徐自華，字寄塵，號鐵慧。今浙江崇德人。

【題義】

鑑湖女俠墓表

——傳抄本——

作者與鑑湖女俠交誼極深，故此文寫女俠事獨確。讀之，可以知革命先烈中有此女子。惟此文作於前清，其中語氣有在當時不得不如此者。讀者當分別觀之。

【註釋】

①鑑湖女俠 鑑湖，又名鏡湖，在今浙江紹興縣南。秋瑾為清山陰縣人。山陰縣於民國後合併會稽縣，改為紹興縣。秋瑾生長於鑑湖旁，故自號鑑湖女俠。

②朱豕郭解 朱家、郭解二人，皆漢初俠士。見史記游俠傳。

③庚子變亂 謂清光緒二十六年拳禍，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役也。

④泊 同及。

⑤取締事起 謂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事。

⑥烏虜 同嗚呼。

⑦皖中事起 時徐錫麟謀舉事於皖中，刺殺皖撫恩銘。

⑧石門 清浙江縣名。即今崇德。

⑨西泠橋 在杭州西湖邊。

⑩莫須有 秦檜譖岳飛以罪而殺之。韓世忠詣檜，詰其實。檜曰：「飛子雲與張憲，雖不明，其事體莫須有。」世忠曰：「莫須有」三字何以服天下？」事見宋史。然「莫須有」猶云「或有之」，此借用飛事，謂秋實於徐錫麟無與。因此文作於清時，故諱言之也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問此文作於前清，故語多有忌諱處，今試指出其忌諱之語。
- (二)根據此文，另作一簡單之鑑湖女俠小傳。

三五 趙伯先事略

章士釗

○壬寅冬，愚年二十一，挈弟勤士游學金陵。時○山陰俞明震以儒吏長江南陸師學堂，號得士，遇英年能文者厚。愚一小時草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數千言，辭趣敏妙，爲俞君激賞，既至校，知有趙聲伯先其人，文章風義，冠絕於堂則大喜，引而親之，相許備至。愚性利易，而伯先豪縱，情反而愛至，有莫之爲而爲者，此爲愚交伯先之始。

伯先，○丹徒大港人，而魁梧多力，○相貌不類蘇產，又激於意氣，跡弛不羈，被酒大言無所避就，尤與尋常蘇人異撰。伯先年十九爲秀才，文名噪甚，顧抑塞不安於鄉，浪遊○江、淮間，復無所遇，嘗僦居南京僧寺，寺近陸師學堂，伯先偶代某生執筆，爲俞君研詰得實，則亟延致伯先，特要入校。此伯先治兵學之所由也。

愚在校未久，辭赴上海主蘇報，言革命。伯先循資完業，曾一渡日本，考詢軍政，歸入兩江師範學堂爲學員，非其好也。時排滿之論起于江湖，愚喜昌言，而伯先則謀濟事，嘗祕草「七字唱本」激勸士卒，號保國歌，文詞臆至，讀者莫不感泣。愚爲印布數十萬分。湖北曹工丞且爲麻鞋負橐走數千里散之。一時長江上下游之兵若匪，人手一紙，習其詞若流，而不審爲伯先手筆也。

癸卯秋，愚潛返寧，爲會於北極閣，假借俄事，極論革命，南京學生咸集，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，聲勢甚盛。顧伯先少之，以爲徒招吏忌，無裨于實。是夕，果爲寧紳繆荃孫舉發，牒地方吏捕愚。愚既宵遁，伯先亦坐是不安於校，則走長沙。同人羈爲實業學堂監督，尤非其好也。又起而北行，入觀「禁城」，潛焉出涕，更出榆關，放歌無侶。適保定有秋操事，伯先投某鎮充隊官，冀有所圖，亦無大驗。久之，返寧，任江寧督練公所參謀官，旋教練江陰新軍。

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往還，黨人亦欲倚以集事，伯先則隨人漳入，年餘而志不逞。適本省擬行徵兵制，伯先趨歸成之。以功管帶三十三標第二營，旋升標統，恆爲兵士陰述種族大義。滿人端方再爲江督，甚伯先甚。伯先部兵習聞湘鄉曾氏扶清滅太平不道狀，因火後湖神廟，燬曾遺像，一軍盡讎，評者指伯先爲亂。端方將假是興大獄，統制徐紹楨隱右伯先，得以身免。往就粵督張人駿廣州，任督練公所提調，旋統帶新軍第二標。

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，勢張甚。廉州士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，志士有從之者，人駿檄伯先率步兵一營，砲兵一隊勦之。伯先以其機可用，大喜，則密遣人與恩裕計事，而約人漳爲應。人漳告密，說寢傳于外，伯先審事壞，而恩裕亦下材，不足言大計，乃馳告同志，使散去，並於陣中單騎往諷恩裕他竄，恩裕卒不之省，遮伯先擊之，伯先不得已，揮兵進，廉事一戰而定。伯先設宴廉之南郊海角亭，與

將士痛飲，席間賦詩，有「八百健兒齊踴躍，自慚不是岳家軍」之句，顧伯先隱痛益深，而人漳媚嫉益甚，日訐伯先于人駿所。適端方亦有電來，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，不可用人駿惑焉，伯先不自安，棄職歸，而終不能忘情于粵也。

復走香港，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。事敗，映典殉，伯先仍往。順德謀再起，卒以會黨志異，省中又名捕急，因返港，躬耕以寄其意。時從者數十人，易散難集，又貧無所得食，留戍至艱，略師。漢趙充國遺意，相約租田而耕。伯先朝執鋤，夕執筆，自食其力，並以食同人，若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也。

揚州熊成基者，伯先江南所部卒也。清西后母子死，成基驟起兵安慶，事敗，走海外，復謀刺載濤于哈爾濱，事洩，死之。伯先固不以國土期成基，至是，乃太息曰：「昔在南京，俊士如雲，若成基者，殊碌碌，今所成已如是，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！聞者泣下。」

番禺汪兆銘刺載灃京師，未中，下獄。伯先益憤勵，起往南洋羣島，稍備軍實，還香港，設同胞會。

伯先被推爲總部部長。議以廣東爲發難地，分東西兩軍，取道北伐。西軍經廣西入湖南，會師武漢。黃興主之。東軍貫江西，出湖口，直下江南，則伯先爲帥也。頃之，伯先所養士鄧明德，密布機關，陷於粵捕，死焉。夙計不得不變，則謀以一隊劫殺水師提督李準，一隊攻取督署，一隊堵塞滿營，一隊占火藥庫，軍械局，一隊接應各路，一隊逕攻兵工廠。隊員皆同人自充之。新軍一二兩標，屆時策應。亦各部署定期。以辛亥四月一日，一舉而取廣州。黃興爲總司令，先時率同人入粵。伯先與胡漢民留守香港，至期會合。於是吳楚、閩、粵、滇、桂、洛、蜀、皖、贛，越十一省之才士，樂赴國難，無所圖利者，相繼來集。臨發前一夕，置酒高會，仰天而歌，羣有死之心焉。革命黨人，於斯極盛。

會粵人溫生才自南洋袖彈歸，擊將軍孚琦斃之。粵垣大索十一省之士者，大抵不習廣州方言，又歸自東京，服態殊異，易爲邏者所得。三月二十八日，均奉輿暫退令，紛紛旋港。伯先大驚，擬次日自行入粵規畫，夜接輿電，謂事尙可爲，促軍更進，則又大喜。明日，全部以早晚輪渡分赴戰地，伯先取晚輪，以晦日晨達廣州，而事已前敗，七十二烈士俱殉，世所傳黃花岡之役者也。伯先鄉人宗建侯、石經武、華逐電、阮德山、徐勝西、封冠卿等六人均死之。

伯先痛甚，扶病赴順德，謀再舉，不就，擊槍自裁，遇阻未遂，乃奄奄經澳門歸港寓，而伯先大病矣。四月八日，腹痛不可止，醫者謂是盲腸炎，非割不治。十七日，割之，血黑色，腸有腐者。十八日晨，口吐紫血，勢已莫救。十九日午後，神志忽爽，勉侍疾諸君甚切至，並吟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之句，淚隨聲下。同人亦各復流涕。張目曰：「吾負死難諸友矣！雪恥，惟君等！」言訖，目閉而淚

出不已。自是不復能言。翌日下午一時，遂逝。時辛亥四月二十日也。年三十有二。初葬于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巔，碑曰「天香閣主人之墓」。民國元年，移葬鎮江南郊竹林寺。

自伯先爲將以至死事，中更十年，愚由上海而日本，而英吉利，以學。自遮，不省國事，茲篇所紀，蓋無一役身與，恥何如也！伯先死耗，愚與長沙楊守仁居沅北澧，共聞之，守仁至狂憤，自沈其身，獨愚逡巡返國，逢民國紀元，事去伯先之死已半歲，自爾以來，國人所爲，幾無一不負先烈，而愚之自暴自棄，深愧死友，尤不勝言。追念曩事，懷慚何已！謹狀。

——傳抄本——

【作者】

章士釗，字行嚴，號孤桐。今湖南長沙人。清末留學英國。善治名學，精法律。民國後，歷任要職。嘗創辦

【題義】

清同治以後，以至民國之初，文之尤可觀者，分爲數派：其一，演桐城之餘緒，自曾國藩而下，如吳汝綸以及桐城諸作者是也。其二，以周秦諸子之文，譯西洋學術書，嚴復是也。其三，以唐人傳奇之文，譯西洋文學書，林紓是也。其四，以極通俗之文，暢談時務，梁任公是也。其五，從龔自珍入手，一變而爲奔放絕塵之筆，用以寫革命排滿之文，南社諸作者是也。此外派別尙多，難以盡述。而章士釗之政論亦爲其一。大抵選言有序，嚴於律令，爲其特色。今選此篇，以概其餘。至於趙伯先之言行，尤足使人景仰於無窮。

【註釋】

○壬寅 爲清光緒二十八年。○俞明震 字格士，號觚庵，清浙江山陰人。官至甘肅提學使，以能詩著稱。山陰今與會稽合併爲紹興縣。○丹徒 縣名，屬江蘇省。○相貌不類蘇產 蘇產，謂江蘇人也。按江蘇省之舊蘇州、松江各府屬人，多文弱，北方諸省則不然。不類蘇產，謂不似蘇人。

也。①江淮 謂長江、淮河之間也。②蘇報 時蘇報鼓吹排滿甚力。撰文者有章炳麟、鄒容等

人。後以登載革命軍，為清廷所忌，而與大獄。報館被封，鄒容死於獄中。③返寧…… 寧，謂江寧。

即今南京。北極閣在南京玄武門內欽天山頂。今改為氣象臺。④俄事 謂清光緒二十九年俄

兵佔遼東事。⑤寧紳繆荃孫 繆荃孫，字筱珊，江陰人。時寓南京。⑥禁城 舊皇城也。⑦榆

關 卽山海關。⑧保定 舊府名，屬直隸。今河北省清苑縣等地。⑨邕 謂邕寧。縣名，屬廣西

省。⑩滿人端方…… 端方，字午橋，滿洲人。時為兩江總督。⑪基 一音忌。毒害為基。此謂欲毒

害之也。⑫湘鄉曾氏 謂曾國藩。太平，謂太平天國。狀，情狀也。⑬後湖神廟…… 後湖卽玄

武湖。在南京玄武門外。按，湖中舊有神廟，曾國藩曾為之修葺，後人因祀曾像於其中。自此次被焚

後，廟已久廢，而湖中地今已改為五洲公園。⑭廉州 舊府名，屬廣東。今合浦等縣地。⑮岳家

謂岳飛也。⑯順德 縣名，屬廣東。⑰漢趙充國遺意 趙充國，西漢時人。宣帝時，破羌人因

屯兵墾田，寓兵於農。⑱清西后母子 指清慈禧太后光緒帝也。⑲出師未捷…… 此為杜

甫弔諸葛亮詩。⑳自遮 猶云躲避也。㉑長沙楊守仁 楊守仁，字篤生，湖南長沙人。時留學

英國憤中國積弱不振，投海而死。（自） 沅北旋 英國地名。

【習題】

- (一) 將本篇中所述及之革命黨人，及其事迹，整理之，依照時代，排成一革命年表。（事實以本篇所已敘者爲限。）
- (二) 將本篇中所述趙伯先個人之事迹整理之，依照年代，排成一表。（事實亦只以本篇所已敘者爲限。）

三六 流星

劉復譯

一夕，人靜矣，紐約某小屋中，乃有一老者，倚窗外眺，舉其沈默悲慘之眼，仰視蔚藍之天，見滿天星斗，色澤皎潔，自東徂西，運行無阻，有如碧波縹渺之湖中，綴以白色之水百合花。老者復俯視大地，地故僻野，荒塚[◎]纍纍，因思「彼塚中之朽骨，悉爲過去之人，當其未過去時，爲善，爲惡，各自不同，今則不問善，惡，悉閉錮於此天然界之土獄中。我命殊[◎]蹇，獨立無援。然以吾視彼，彼殊不如我；蓋吾雖無援，猶不若彼之甚也。特恐數年而後，吾亦不免步彼後塵，或且反不如彼耳。」思之慨然。

老者年事可六十。此六十年中，所言所事，不問巨細，可以罪惡二字括之。今年老矣，心身交困，靜思往事，不堪回首，嘆息而外無聲音，飲泣而外無動作。人謂

老而貧、病交迫，乃一生之大不幸；不知貧、病僅肉體之痛苦耳，使有精神上之痛苦在，其不幸且萬倍。

老者當成童之際，其父曾緊握其手，以最誠至摯之聲告之曰：「兒乎！世事浩如煙海，然簡言之，兩途而已。循其一以行，可抵樂土，土美，泉甘，風和，日暖，稻花香中，雜以鳥語嚶嚶，如天使之清歌。其一則爲深杳不測之幽洞，草木不生，流毒汁以爲水，藏毒蛇以噬人。茲二途者，孰吉孰凶？何去何從？吾兒善自擇之，可耳。」

至是，老者仰天長嘆曰：「噫！少年之時光乎！再來！再來！噫！父乎！父乎！當父以兩途之說語我也，我實處於兩途之歧點，今則深墜於幽洞之極底，雖欲返至歧點而另入善途，不可得矣。嗚呼！此歧點者，入世之總門也，以吾父在天之靈，其能擊我出此不測之幽洞，而復導我至門畔耶！噫！噫！少年！噫！噫！吾父！」

時萬籟都寂，時乎不來，阿父亦渺。

老者復仰視天空，見一輪皓月，運行如矢，喟然嘆曰：「一生幾見月當頭？此運行如矢之皓月，卽余少年時代所毀滅之光陰也。」旋見一流星，光芒奪目，乃不^④剎那已竄入碧空深處，不可復覩，則曰：「嗟夫！此流星者，其爲余一生之寫照耶！憶年少之時，伴侶至多，彼等咸能以道德自範，以勤勞自勵。迄今同一紐約也，彼等安然處之；同一^⑤風燭殘年也，彼等怡然度之；將來同一脫離人界也，彼等歡笑赴之。我則何如？」

已而禮拜寺之洪鐘鏘然高鳴，聲聲入耳，老者曰：「此鐘聲者，殆所以喚醒余一生已死之靈魂，而促余回思往事者耶！嗚呼！往事茫茫，不堪回首！憶及兒時，父母愛我，以我爲可兒也；師長教我，以我爲可兒也；牧師爲我祝福，以我爲可兒也。嗚呼！嗚呼！可兒安在哉！嗚呼！蒼蒼者天也，我父之靈魂實處其上；今我自問，自頂至踵，幾無分寸之肌膚不有罪惡包裹之？我又何敢以罪惡之眼仰視彼蒼，以

櫻吾父之怒，而貽吾父以大戚耶！」

時月光黯淡，老者淚^⑤簌簌沿頰下，下止於灰色之鬚端，瑩然若枯草中之露珠。

「時乎！時乎！少年之時乎！再來！再來！」此老者唯一之歎聲也。乃未幾而少年之時果再來矣。蓋前文所述，都非事實，乃一夢耳。此夢中之老者，春秋正富，是日，其父以兩途之說見^⑥勸，及夜，遂有此悲慘之惡夢。然亦幸而有此，否則少年之時光一去不來，徒呼負負，無益也。

——新青年——

【作者】

劉復，字半農，江蘇江陰人。留學法國。歸國後，任北京大學教授。生於清光緒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九〇）卒於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四十四歲。

流

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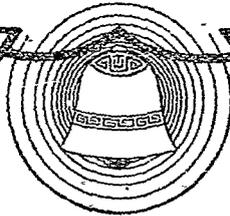
二〇五

【題義】

此爲時代小說之代表作也。此種體裁，非中國所固有。與唐人「傳奇」不同，與宋人「平話」不同，與初期譯作亦不同。此篇爲現代通行短篇小說中較早之譯作。原爲德國力器德（P. R. Richter）著。命意極佳。初讀之，若爲消極，讀至最後，方知爲積極。最宜於青年閱讀。故特爲選錄於此。此外譯作，如最後一課、柏林之圍等篇，久已家弦戶誦。近人創作，亦有甚佳者。讀者如有餘力，可隨意涉獵，本書中不必多選矣。

【註釋】

①紐約 紐約（New York）爲美國東部一大都會。②藥業 各個相連綴也。③塞 用在此處，爲不利之意。④剎那 那，音羅。剎那，猶云頃刻。極短之時間也。⑤風燭殘年 比喻老年人。謂如風中之燭，容易息滅也。⑥藪藪 謂淚點之密也。⑦勸 勉勵之意。通寫作勸。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京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滬三版

高中國文

第四册 定價國幣一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入	選 注 者	校 訂 者	主 編 者
正 中 書 局	正 中 書 局	吳 乘 常	胡 懷 琛	葉 溯 中	汪 懋 祖

(0225)

80

44-042

1

